國朝文滙

國朝文匯丁集目錄

卷十八

林　紓字琴南號畏廬福建閩縣人

續司馬文正保身說　一
金粟詩龕集序　一
郭蘭石先生增默庵遺集序代　二
西湖詩序　二
書杜龔喻縏歛語後　三
湖之魚　三
析廉　三
黜驕　四
答某公書　四
答周生書　四
贈李拔可舍人序　五
贈伍昭康太守序　五

送周松孫比部出守如皋序　六
林迪臣太守孤山補梅記　七
大學堂師範畢業生紀別圖記　七
尊疑譯書圖記　八
畏廬記　八
游棲霞紫雲洞記　九
記雲棲　九
記九溪十八澗　十
記超山梅花　十
游西溪記　十
薛則柯先生傳　十一
謝秋漪傳　十一
冷紅生傳　十二
陳猴傳　十二
鄭貞女傳　十三

蕭貞女傳 十三
孟孝子傳 十三
趙聾子小傳 十四
徐景顏傳 十四
僮蓮小傳 十五
羅孝子事略 十五
先妣事略 十六
紀西安縣知縣吳公德潚全家被難事 十七
書楊孝子誅仇事 十七
書顏屠之婦 十八
書胡盧氏 十八
外舅劉公墓誌銘 十九
誥授奉政大夫桐鄉縣知縣侯官方公墓誌銘 十九
誥授資政大夫鹽運使銜梧州府知府長樂高公墓誌銘 二十
誥授光祿大夫二品頂戴升缺後加頭品頂戴署浙江按察使分巡金衢嚴道郭公

墓誌銘

母弟秉椎權厝銘　二十三
鄭氏女墓誌銘　二十四
鈞壙銘　二十五
告王薇庵文　二十五
祭陳氏姊文　二十六
告周辛仲先生文　二十六
祭宗室壽伯茀太史文　二十七
祭故太常袁爽秋先生文　二十八
王楨臣先生哀辭　二十八
李佛客員外哀辭　二十九
亡室劉孺人哀辭　三十

國學扶輪社印

續司馬文正保身說

林紓

清議者。亡國之哀吹。而小人矢端之鵠。俎上之胾也。夫人非其所甚恨而鵠之胾之。雖盜跖不為。至抉藩發覆。探索幽隱。小人乃無幸而恣其毒矣。伏莽之盜。手白刃決人脰而取其貨者。其初無必殺人之心。一號而救者屬至。則必殺之以止救。清議者其善號而取殺者歟。天下鳴其冤。而宮中不知。臺諫爭其命而執法不赦。獄哭市奠。哀感行路。而瞠若無覩焉。何所讐而至是也。抉藩而唾其遙。發覆而爪其潰。索幽隱而踐其蛇虺之宅。求逃所噬不可得矣。彼養鋒而不試。斂智而不發。時有所不利。勢有所不可也。危吾言。張吾氣。戚吾黨。前顛而後踵。既振而復踣。以萬金之軀。市一字之史。無救於國。徒戕其身。此何為者。嗚呼。此李杜之所以亡。郭申之所以存也。夫一往無前。利害不計。似郭申易而李杜難。善刃而藏。不為苟試。則又郭申難而李杜易。有人夜行經江村。乘北風而吟。甫出口。羣獒奪門而嘷。掇石而投。獒來益衆。夫一人之吟而獒如是。苟聯袂而行。倡和相屬。必有愈怪而愈厲者。況又掇石以投。撊其怒而使之必噬乎。高顧之講學。何罪於崔魏。陳吳之結社。何仇於馬阮。而必覓之鉗之岸之獄之葅之醢之。然則處東漢之時。居李杜之位。所以待羣小者。如何而可。曰志

在討賊。才不至焉不可。才足討賊。權不屬焉不可。權屬矣而不得其時。據其勢尤不可。郭申智者。故翛然而行。而文正者。實有鑒於元祐諸公。遂知有章蔡之禍。作為是說以自警。嗚呼。吾續是說。吾知所以為郭泰與申屠蟠矣。

金粟詩龕集序

天下文章之美。非有所倖得也。必其周歷世事。詳覽故。洞窺乎詩書之源。遊覽乎著作之庭。而後發而為辭。乃非委巷者之言。淵乎鏘乎。始成為至文。然其間之幸而存。廣而傳。又若有鬼神護持於蒙昧。必使作者之光氣無所漫滅。若珠之不秘於川。玉之不匿於璞焉。唐之李杜王孟。皆屢歷兵燹。詩仍流傳人間。不能不謂鬼神之無功。吾鄉當嘉道間。陳肇仁太史為老師大儒。持倡閩詩。同時張松寥林薌溪鄭修樓詩秋史諸先生。造懷指事。各出其磊落慨慷之氣。一時旗鼓張於東南。而南臺須蕙卿先生。方以諸生伏處林麓。詩名蔚然。與諸先生追逐。時侯官林文忠公李蘭卿觀察咸家居。得先生詩。命駕訪之茅茨之下。一時驚歎二公為能下士。而先生亦未嘗以事干二公也。先生晚年。於詩益邃。雖以松寥之豪恣不可一世。而先生未嘗自屈。先生初師青邁。間出以昌谷之淒豔。近世拘於格調。與務為澀體者。頗引為病。然吾鄉歐齋林公。詩雄一時。於先生則咸加推引。先生遺詩。手定為金粟如來詩龕集四

卷。藏之歐齋。光緒某年歐齋火。先生之稿。亦從而燼焉。余太息痛憤於先生之詩之不傳。又以造化之心。與詩人乃多所齟齬也。尋晤先生從孫仙孫上舍。詢問先生副本存否。時魏禎甫芝芳司馬在座。則先生之從子壻。亦趣問上舍。上舍始出先生手定全稿。余躍起座間。讀盡卷餘始釋。司馬言與先生有舊恩。請出資刊之。余為校讎自丁酉訖戊戌歲。其間詩次略有顛倒者。以稿出先生手定。不敢僭易。悉仍其舊。嗚乎。先生不仕於朝。而姓名又不出里閈。適經寸之稿。幾復不能自存。吾意天阨詩人。既挫其身。當終昌其詩。已而果得諸上舍家。又有禎甫為剞劂。先生之詩。其果存矣。而吾不知世之抱幽墜瀸。均得有上舍司馬其人否。是又詩人之不易為也。

郭蘭石先生增默庵遺集序（代）

詩之有性情境地。猶山水之各擅其勝。滄海曠渺。不能疚其不為瀟湘洞庭也。泰岱雄深。不能疚其不為武彝匡廬也。漢之曹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六子。成就各雄於一代之間。不相沿襲。以成家。即就一代之人言之。亦意境各別。凡後言宗派。收合徒黨。流極未有不衰者也。身為齊產。屈天下胥齊言。身為楚產。屈天下胥楚言。此勢所必不能至者耳。天下人之聰明。安能以我之格律齊一之。格律者用以範性情之具。非謂格律即性情也。性情境地近乎建安。既發之詩。不期然其為建安。性情境地近

乎開元大歷。既發之詩。不期然其為開元大歷。若篤嗜西江。則亦無礙其為西江而已。時彥務以西江立派。欲一時之後生小子。咸為蹇澀之音。有力者既為之倡。而亂頭麤服。亦自目為天趣。以冒西江矣。識者即私病其尠味。然宗派既立。亦強名之為澀體。吾未見其能欺天下也。陳後山之詩。猶寒潭瘦竹。光景清絕。性情稍弗近者。即弗能入。妄庸者乃極意張大之。力闢李杜。惟此是宗。然則菖蒲之葅。可加乎太牢之上矣。閩中文人在嘉道間。咸彬彬能詩。鮮為枯瘠之語。興安郭蘭石先生。以書名於時。間亦為詩。清麗芊綿。自適其適。於分門別類之說。未敢有犯。文孫子安明經以集序見屬。顧余困於吏事。不常為詩。尤不欲為蹇澀之音。以苦神思。特喜先生詩境閒適。不因人為曆體。因本所見。書以還之。

西湖詩序

東南山水秀媚。至杭州西湖而極。余甫能讀書。即聞長老言所謂杭州西湖者。道咸之間。海內多事。赭寇蹂躪浙中。我太傅左文襄公轉戰於金衢嚴之間。兩浙以次收復。人民亦漸有寧宇。二十餘年以來。西湖樓觀臺榭。亦以次修治於兵火之後。寖復其舊。光緒壬辰。余歸自京師。取道滬上。舟行二日至杭州。留湖上六日。全湖之勝。已攬其大略。因太息錢氏之經營。舉全境授之趙宋。宋氏子孫因錢氏之舊。以立國。游

情於富麗之地。劃淮以守。海泗唐鄧。至不能有。盡淪之於金。爲可悲也。方乾道初政。和議再成。河南腹地易為邊徼。吾讀樓攻媿北行日錄。言中原人民思宋日甚。金人所部簽軍遇宋師皆不盡力。金人至。葦中土財賄。竄於上都。吾思金人之心。固日惡宋氏子孫之不忘中原也。而杭京士大夫。日逍遥於湖山之上。宸遊數出。觴詠相屬。苟獲敵人一日之見繼。若足以畢吾君臣一日經國之事者已。嗚呼。南渡以一百餘郡之事力。乃贍二萬四千餘員之冗官。泛散無統。其不能一力於國家之事。固不宜哉。今宋氏子孫零落。訖無在者。而湖上樓觀臺榭之存。或仍宋氏舊名以成其勝。余觀其富麗柔媚。若甚宜於裙屐羅綺之游觀。乃當日欲責宋人以復仇盡敵之事。其習而戾其用亦甚矣。余甚感於宋氏之陳迹。每至必皆有詩。積六日得二十首。多悲涼愴楚之音。不序而存之。後之人亦無由知余蓋有感於宋氏而發也。

書杜夔俞繁欽語後

吳人之婦。有綺其衣者。衣數十襲。居時而易之。而特居於盜鄉。盜涎而婦弗嘗猶日炫其華繡於叢莽之下。盜遂殺而取之。盜不足論。而吾甚怪此婦知綺其衣而不知所以置其身。夫使託身於薦紳之家。健者門焉。嚴扃深居。盜惡得取。惟其瀕盜居而復炫其裝。此其所以死耳。天下有才之士。不猶吳婦之綺其衣乎。託非其人。則與盜

鄰。盜貪利而嗜殺。故莫能於亂邦。匪有全者。杜襲喻繁欽曰。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欽卒用其言。以免於劉表之禍。嗚呼。襲可謂善藏矣。欽亦可謂善聽矣。不然。吾非見其不為吳婦也。

湖之魚

林子啜茗於湖濱之肆。叢柳蔽窗。湖水皆黯碧若染。小魚百數來會其下。戲嚼豆脯唾之。羣魚爭喋。然隨喋隨逝。繼而存者三四魚焉。再唾之。墜綴葑草之上。不食矣。始謂魚之逝者皆飽也。尋丈之外。水紋攢動。爭喋他物如故。余方悟釣者之將下鉤。必先投食以引之。魚圖食而並吞鉤。久乃知凡下食者皆將有鉤矣。然則名利之藪。獨無鉤乎。不及其盛。下食之時而去之。其能脫鉤而逝者幾何也。

析廉

廉者居官之一事。非能廉遂足盡官也。六計尚廉。漢法吏坐贓者皆不得為吏。鄙意此特用以匡常人。若君子律身。固已廉矣。一日當官。憂君國之憂。不憂其身家之憂。甯靜澹泊。斯名真廉。若夫任氣以右黨。積偏以斷國。督下以諉過。劫上以遺權。行固以遂禍。桃敵以市武。朘民以佐慾。屏忠以文昏。其人日怫然自直其直以為廉。夫公孫宏盧杞之廉。豈復鮮。君子不名之廉者。國賊也。賊幸以廉自冒。劫君。絕民。覆國。惡

可因其冒廉而寬之。矧若人者。吾又安知其不外糠覈而內粱肉也。貪財為貪。貪權貪勢尤貪。權勢所極。貨由之入。官屬者懾之矣。國人者懾之矣。暮夜之事。即知而誰言之。雖其人或言贓財。而餉之財者。猶將飾之曰義。矧起居酬應。廉不去口。又惡敢不歸之以廉。嗚呼。載金帛而即豺虎。穽舍人而取金帛乎。則亦將謂豺虎為廉乎。然則刼君絕民覆國之廉。直豺虎耳。吾恐無識方以豺虎為廉。故敢而析之。

黜驕

盛生驕。驕生闇。闇生決。驕闇之人而護之以決。捘之柄者必無幸矣。安石明古而不明勢。勢未成而敗。商鞅明勢而不明禍。既成亦敗。安石學邃。商鞅術偽。然肥秦而秦甘其誅。富宋而宋倖其去。驕其學術。顯違於人情也。以王商而違人情。猶莫全其身。矧非王商而欲愚聾天下。悉就吾闇。得乎。明者之行決事後或有所冀。闇者之行決。莫冀矣。富貴者無勳業可也。求勳業以固吾富貴。喜事之小人至矣。喜事者言義必工。淺謀者論事易動。以其術貢之驕闇。猶試火於枯管。決盥於淫壤也。國無政而令驕闇者得行其志。吾屬虜矣。

答某公書

伏聞大帥以精卒數千。躪敵於滬尾之礮臺。坡執事所部張李成軍五百。裸袒咆勃。

直犯敵陣。敵大創而退。獲其巨酋。師方偉公之功。而提督某害公能。至用陰詆。幸卒
見直於帥。厚加賞擢。畀佐營務。至慰至懇。天下勳烈所在。積忌者亦與之終始。非甚
銳退容隱。實無以自善其後。執事周閱世事。當能辨之。幕府之要。原以用才為極宗。
顧文章之士。動多夸誕。如紓之類是爾。矧紓之所長。又未必足名為文章者。執事竟
欲歲靡千金。辟為參佐。竊以執事為過聽。紓年十八。即侍先君於臺灣。童幼不自勉
勉。迴念宿過。慙沮萬態。固不足以益執事也。乃欲辟致舊時無識少年。引掾戎幕。與
論非紓所料。即執事迴念紓童騃之狀。亦必以進紓為過舉矣。老母明年六十。近視
紓益驕貴。若乳下之子。每應禮部試。如甚不得已而遣之。請留不可。行復懊悔。深念
親意如此。豈忍割棄可戀之日。冒沾尸素之祿。以遠違老母。執事倘為紓惜。必不忍
以先君交誼之故。強致紓於幕下。且紓非自省之明。戀母之切。亦斷不忍以先君交
誼之故。峻却執事。季父在臺。晤及執事。必能致紓誠款。方命之咎。死罪死罪。

答周生書

惠書獎借過力。至引王君薇庵林君述庵事。推僕為古之義士。傳聞失實。此則僕所
慚悚。不敢遽受。必宜辨白者也。竊謂五倫中。忽有朋友之一倫。蓋非兄弟。分則路人。
而古人於憂危喪亡之交。冒死捍衛。頗以為過。及僕身被家難。學業不立。朝夜震懼。

莫省為訃。則存問誘掖。摩厲磋切。均吾友之力。方悟古人置朋友於五倫中。今果大享其利也。薇庵王先生。天性孝友。僕與游處二十餘年。其夫人躬被兄嫂摧殘。先生處之夷然。視兄嫂加篤。僕窺察其意。咸出至誠。因愈加推重。先生亦畜我如季弟。學問一事。匡獎尤力。先生既死。遺其子女二人。僕私誓將獨任其婚嫁。僥倖不負死友之託。其子元龍。依僕十年。已入邑庠。頗以詩筆驚其長老。距薇庵死之數歲。林述庵亦被疫死於烏龍道院。僕奔哭弔之。舉族咸以幼子阿狀為託。僕亦如昔之所以處元龍者處之。亦將十年。阿狀入庠。與元龍同。其詩筆雄警。不如元龍之遒峭。僕時時告以詩不足為。當求有用之學。造儒者之道。僕之所以為此者。爾時實未計其力之能至與否。即彼二君審僕貧薄。亦未料僕之為能教養其子也。僕之為教為養。並為元龍娶婦。殆天幸使然。亦二子志趣不忍忘其死父。始至於此。究皆五倫中之常事。僕習知其故。不敢自奇。而足下為僕奇之。何也。且僕尤有懼者。設彼二子驕荒敗德。與僕為難。則僕亦不過太息流涕。委諸氣數而已。此外尚有何術。推之中興勳臣。力造區夏。苟無天人合德。亦未必遽成絕大勳業。故君子任事。能歸功於天。不惟無禍。亦以養德。矧僕纖介之善。尤何足云。足下重我愛我。遂有逾量之譽。故不敢不辨。著此。伏維珍衛不備。

贈李拔可舍人序

世變將兆。有識必先憂之者。非其惜死之心。特篤於衆也。同處大陸之上。目覩滔天泯夏之賊。刦勒君父。殘賊國衆。既無遺噍。而吾亦將不獨完其身與家。顧又無權以與之抗。則發爲悲號。以警覺世士。如唐杜甫元結之徒。而唐世欽論勳伐。曾無及此二公。而二公卒能自立於唐世。則其以所鳴號者。固大有益於其國衆也。拔可舍人以年少盛才而處乎今。余以通家之誼。重許其人。固願其以詩爲號者哉。時可措其手。退託爲詩人者。弱也。處亂世而務去節義。妄冀不可終據之富貴。矧又未嘗必得。則何必以其退託於詩人者爲病也耶。舍人詩沈遠方重。悲慨時事。風旨多見諸言外。吾不敢謂其即繼武於杜甫元結之徒。而亦可謂心乎國家矣。今朝廷外。政寄之吳楚。武昌又居天下上流。度其可欣可愕之事。必有足紀以傳後者。吾衰不恆爲詩。詩史之望。屬之舍人矣。夫古詩亡。持之以春秋。世史不可必信。吾又不能不望之可信之詩人。舍人其爲吾可信之詩耶。其詩果足紀以傳後耶。吾將於其居武昌也卜之。

贈伍昭扆太守序

世士之出。民敵而第甲科。爲之上者。必詔之曰堅而操。遂而學。去仕也不遠矣。久之

榮於時階進於顯宦之途則非循銓資託引援未有逾次超秩用才地以自進者也西學既入中國士之獲資遣而求業於西者業成而歸為之上者又必詔之曰堅而操遂而學去仕也不遠矣久之中館伴持節之選及與彼人爭歲幣定盟約則非循銓資託援引未有逾次超秩用才地以自進者也嗟夫嗟夫太平之常軌襲之以求祛時也此吾友昭扆伍君之恆不遇歟伍君強濟博辯於西學亡所不窺而尤精於律憲交涉之學初講藝析津已而伏處江介三年與朝貴莫相聞知庚子兵禍發於畿輔 國家再寧持變法之說者朝野上下厥聲洶洶時甚宜於伍君矣顧觀伍君方儆袤于于縱情詼謔窮搜雜碑雀錄之細靡為談資殆絕口不言西學焉夫用甲科以圖仕雖不能闖進於資格之軌轍伏而俟之猶有遇焉若西學者固莫利於貴要之耳目矣而君又託詼謔以自隱然則將聽乎譊譊者亂西學之真掤立祖說為國凶蠹令有位者用為西學之詬病此又不得謂非伍君之責也天下惟審非所習必仰其人而倏與待其人而反苛也今伍君為學率整而極端整則灼於知亂端則勇於振遺閣侍郎某君將待君以立教於京師此伍君得暢其所學之時也矧吾又曬伍君天下安有曬其人而猶吝其言者耶故本其所見者據進規於伍君

送周松孫比部出宰如皋序

良醫處一州。使舉州之人無病焉。醫之力莫數也。良宰處一州。使舉州之人無病焉。宰之力足致之矣。州人之需醫。人一身也。至乞其不病於良宰。病或在於生產家族之所係。則宰之力視醫為更偉矣。方今民苦上求。國疲鄰懈。徵發之額。大府曰亟亟以督其監司。監司又曰亟亟焉以督其郡縣。且又令之曰善為之。毋苦吾民。厥綱而求餘其魚。遏源而思通其流。雖良宰有利民之心。而身且莫利。求不病其一州之民蓋難矣。吾友周松孫以庶常改秋曹。悒悒莫伸其所懷。坐曹十年。始乞一縣南去。去之日。東南又方多事。識者謂民力盡。周君仁者。雖善憫其民。必莫審其所以為地。余慨然曰。周君者。蓋將悉其生平醫人之道而治其民。誠能治民者也。且能使舉州之人無病者也。鄉者陳小真大令館周氏。病痁且死。寒熱日數作。君扃戶為之處方。得善藥。則候火而求度。既入復為之辨色而望氣。進食必調其能胃者。不能胃則勿進。排遣雺翳。導滌緘滯。調合榮衛。積四十三日。大令病可。余察周君無倦容。無矜色。嗟夫。今日東南之民。罄所力以供上求。而徵取煩數。不猶寒熱數作時耶。積威慄骨。急斂灼膚。所被之寒與熱。視痁烈也。而為之處方求善藥者誰歟。即有之。亦甯如周君之處大令。君不忍大令之痁。甯忍舉州之人之痁。又甯獨無術為之濬其利於下。寬其求於上。使雺翳緘滯。排遣而導滌之。俾榮衛各安其度。若然。則周君之能實善醫

輿宰之能矣如皋大邑。勝國遺老。恆用以號召天下名士。流風餘韻。猶有存者。周君有善治。且必有歌詩以紀頌之。余今將傾耳求聽頌周君者之歌詩矣。

林迪臣太守孤山補梅記

孤山實居西湖之陰。東南面葛嶺。水縈之若帶焉。余嘗放舟入錦帶橋。周孤山以出西泠。萬樹積綠。隱隱見微逕。雖斜日掩映。恆蒼然若滴。蓋嵐氣蒸變而成為此狀也。余三至杭。謁處士公墓。無慮百數。而有典史公為之配。自以為孤山之勝。惟吾林氏得以專之。今守杭者為同郡迪臣先生。又吾林氏者也。先生治杭。得其政。養士得其教。為匹夫匹婦存其利。而先生猶以為曠職而亡功。居則燋然若思。廢然若忘。而特喜吾處士公能逃名盛世。不以吏職自污。因補梅百株於孤山之麓。既而歎曰。今日豈吾游觀之時哉。顧吾處士隱於是。而吾又宦茲土。蒔梅適以修家之故事。若數年之後。樵蘇及之。彼杭人又烏知有太守梅者。余曰。先生之言。處士之心也。方處士公種梅豢鶴。結廬於茲山。且不有妻子之累。豈復圖名。而今之稱處士者。若昨日是故為名而隱。號曰充隱。即為名而官。亦決非能官者也。先生守杭三年。政平人和。而蕭然恆若無與。豈區區垂意於一梅。吾政恐後人之見梅者。轉以思先生之政於無窮也。而先生又焉逃其名。光緒己亥三月。既為圖以歸先生。並為之記。亦所以識吾林

氏之祥也。

大學堂師範畢業生紀別圖記

光緒三十三年。正月。京師大學堂師範生五年畢業。將告歸。其留者曰新師範生。曰豫備科生。則大戚。以為離其羣。約日集行者列廣庭。區新舊為曹。尊行者為客。留者為主。三揖。主人讀頌詞祝客。客亦具答詞報主人。禮成。序登廣堂。列筵具糕。主客分曹而坐。今尚書右丞嶺南李公浙西張公北平袁公湖北錢公常州汪公及紓。則位於主客間。若儐介然。堂設高座。主人揖右丞登座為詞。勵勉行者。於是以次酬答。張公獨謂必以圖紀其事。曰紓可。紓樂吾黨之盛集。雖不工於畫。然亦無敢陳謝。圖成。並為之記曰。古者以廣居集羣士。惟漢宋之太學為最盛。漢成帝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於是增弟子員亦三千人。宋元豐二年。令太學士立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內舍三百人。上舍百人。綜二千四百人。賜緡錢及郡縣田租屋課。命曰學費。其盛為唐明所未有。然而有明社事。如婁東金沙。幾於門左千人。門右千人。衆亦不後於大學。自辛未至辛巳。舉天下文武將吏朝右士夫。膠庠子弟。就婁東門下者幾萬餘人。（姓名俱載金壇人會弔門牆）然頗務聲氣。事標榜。遂構復社黨禍。而咸非今日所謂大學堂者。大學堂制。蓋類古太學。顧太學以其名。而大學堂所治業。則務其實。立表

示。信鐘動。學者曹進。分科受業。均新舊學。課其殿最。積五年毋曠毋輟。而皆竟其所業以去。嗚呼難矣。天下方多事。客我者鱗集吾宇。登堂求嗌吾哉。吾國之士。非資忠履義務學以與之抗捔。勢岌岌且弗保。顧不治新學。徒慎守其門宇而將以袪客。客將愈求進而無藝。故　國家曰勵士而盛資其學。即欲以所學淑天下。於是立師範之科。今諸君各懷宿學。歸率其鄉與州。所責亦滋重矣。紓不學。辱侍諸君之後。感諸君義能愛其曹。並能以獎育後進為己任。即欲進說於諸君。亦莫審為辭。謹襲昌黎之送石先生者。為諸君祝曰。天下惟有國之人。始伸眉與強者耦。願諸君詔學者念

國。毋安其私。又祝曰。覬成非成。惟力之貞。願諸君勿以慧鈍區學子。慎膺其衷而本之以誠。又祝曰。願郡將運帥。勿梗諸君事。各抒其所蘊。播其州。州之秀民。咸悅豫與先生游。又祝曰。振困起懦。惟相與師。師道獲昌。善類遂多。願諸君扶植孱弱。而同進於道。圖既成。廣不逾二尺。不能加吾文於其上。别具紙書之。諸君各有詩韻文辭。悉入此卷。浙西張公為之序云。

尊疑譯書圖記

夫周秦諸子之為書也。舍揚荀外。其說多與儒者抗捔。當儒書大昌之日。宜諸子之缺。熸而弗揚。滯且莫申矣。乃能騰出幽屏。而屢動乎理家之目。則其精神凝固。亦自

有其不可沒滅於世者歟。吾嘗盡取其書讀之。頗有縱論人天之際。或但簡舉其理若追逐而窮即之。則又未嘗明言其所以然。何者。恣一人之神思。獨造於幽渺之域間有所會。則又莫據以自信。固亦無以取信於人。而聰明至此局矣。嗟夫。此蓋不由乎名數諸學。故其窮理也無程。範物也鮮度。雖其書能自名於一時。卒莫利於後世之尋繹而推窮也。自吾交幾道嚴子。讀其所譯斯賓塞氏之羣學。立巨幹而繁出其衆枝。無待留朋設難。抑客而伸主也。刼取獵略。炫奇而市博也。揭弊存理。循物取驗其歷也有階。其嚮也有的。該涉衆途。窺微取精。必使舉世之人。知所謂羣者之果有學也。羣之有學。必關涉乎萬理萬事。而始獲乎羣學之實驗者也。嗟夫。此而不由諸名數之學。而精其深造之功。又安能綜萬理萬事。而盡得其實驗耶。尊疑老矣。名動乎諸王公相之間。下及海內有志之士。無不識有尊疑者。而又當　朝廷勤求新學之時。尊疑宜若盡出其所學。以牖發後進。顧乃柴車野服。往來於京津之間。何其翛然於世耶。夫其所為學羣耳。而人則不能羣於士大夫。何也。余方圖卜居於浙西山水佳勝之處。尊疑其將以不羣於世者羣我歟。因為圖以進。至尊疑之為喜為慨。余固不之審也。壬寅八月林紓記。

畏廬記

不燭而行闇。不侶而處獨。其人恆鬼之畏。然而遇醉與僊者毋畏也。延吭以俟刃。據鑊以受烹。其人恆死之畏。然而悍賊劇盜毋畏也。天下惟鬼與死常足以怖人。而心弗存焉。與亡其心者泣之。恆若無事。然則無畏之非難。深知所畏而幾於無畏斯難矣。深知所畏。而幾於無畏。事不在變而在常。用不在氣而在志。持虛枵之氣。矯高厲之節。時命適稱其人。亦可以權為君子。不幸者。重名在前。美利在後。鄉黨譽之。朋友信之。終其身無聞過之日矣。夫據非其有。而獲重名美利。鄉黨譽之。朋友信之。復過不自聞。而竟蹈於敗。天下之可畏者。孰大於此。且天下之所謂君子者。亦可權而為之者耶。惟無畏過自治之心。矯厲粉飾。匿瑕護垢。冀以終存其名。不淪而為僞。亦稀矣。處常而不虞。日瀆於世俗之論說。初志寖懈而見奪。於是終身常畏人。終身畏人之人。亦非吾所謂深知所畏而幾於無畏者爾。余行年四十。檢身制行。不足自立。出觀鄉黨朋友之間。聞有譽而信者。吾亦甚畏其淪而為僞也。因築室於龍潭浩然堂之側。顏曰畏廬。并記以存之。庶幾能終身畏。或終身不為僞矣。

遊棲霞紫雲洞記

棲霞凡五洞。而紫雲最勝。余以光緒己亥四月。同陳吉士及其二子一弟。泛舟委岳墳下。道山徑至棲霞禪院止焉。出拜宋輔文侯墓。遂至紫雲洞。洞居僧寮右偏。因石

勢為樓。周以緣垣。約以危欄。據欄下矚。洞然而深。石級需滑。盤散乃可下。自下仰觀。洞壁穹窿斜上。直合石樓。石根下插。幽窈莫竟。投以小石。琅然作聲。如墜深穴。數武以外。微光激射。石隙出漏天小圓明如鏡焉。蝙蝠掠人而過。不十步。輒中巖滴。東彎有小門。絕黑。傴而始入。壁苔陰滑。若被重錦。漸行漸豁。斗見天光。洞中廓若深堂。寬半畝許。壁勢自地拔起。斜出十餘丈。石角北向。壁紋絲絲象雲纏。有泉穴南壁下。蒼黛積綠。澍然無聲。巖頂雜樹。附根石竅。微風徐振。掩苒搖颺。爽悅心目。怪石駢列。或升或偃。或傾或跂。或銳或博。奇詭萬態。俯仰百狀。坐炊許出洞。飲茶僧寮。余方閉目凝想其勝。將圖而藏之。而高嘯桐林子忱突至。相見大讙。命侍者更導二君入洞。遂借筆而為之記。

記雲棲

五雲山之大。不能窮也。可至者。山西北之雲棲塢耳。戊戌四月十日。同李拔可鄭稚星林晚翠命輿。沿江干行。過六和塔。至梵村。右轉入竹逕。逕側小碑署曰雲棲。萬竹掃天。中無雜樹。幽閒露微逕。青瀅如新過雨。泉聲濺濺。瀉竹根而下。小溪宛延。抱竹南逝。叢萃蘙翳。不知其流所極。竹斷處見天如覆盂。不半里。風篠作聲。又入幽閒中矣。竹身大可盈握。細葉翩風。仰見碎光搖動者天也。洗心亭面北而搆。寒泉前渟如

鏡。細藻瀠迴。水底纏纏可數。泉脈西來絕馳。墜落其中。如鳴珮環。一徑北趣入蒼碧中。始見雜樹。或篁或杉或楩楠之屬。交植不辨柯葉。惟宏師塔前巨杉四。編竹護其根直上無際。中陰小亭。御碑存焉。更數十武。始至寺。

記九溪十八澗

過龍井山數里。溪色澄然迎面。九溪之北流也。溪發源於楊梅塢。余之溯溪。則自龍井始。溪流道萬山中。山不陗而整。蹠趾錯互。蒼碧莫辨途徑。沿溪取道。東皆西渡。前若有阻而旋得路。水之未入溪皆號曰澗。澗以十八。數倍於九也。余遇澗即止。過澗之水。必有大石亘其流。水石衝激。蒲藻交舞。溪身廣四五尺。淺者沮洳。由草中行。其稍深者。雖渟蓄猶見沙石。其山多茶樹。多楓葉。多松。過小石橋。向理安寺路。石尤詭異。春籜始解。攢動巖頂。如老人晞髮。怪石槢疊。隱起山腹。若櫥若几若函書狀。即林表望之。滃然帶雲氣。杜鵑作花。點綴山路。巖日翳吐。出山已亭午矣。時光緒己亥三月六日。同遊者達縣吳小村。長樂高鳳岐。錢塘邵伯絅。

記超山梅花

夏容伯同聲。嗜古士也。隱於棲溪。卽[illegible]西 余與陳吉士高嘯桐買舟訪之。約尋梅於超山。由溪上易小舟。循溪瀨至超山之北。沿岸已見梅花里許。遵陸至香海樓。觀宋梅。

梅身半枯側立水次古幹詰屈苔蟠其身茸茸作鱗甲年久苔色幻為銅青旁列十餘樹容伯言皆明產也景物淒黯無可紀余索然將返容伯導余過唐玉潛祠下花迺大盛縱橫交糺玉雪一色步武高下沿梅得徑遠馥林麓近偃陂陁叢芬積縞彌滿山谷幾四里始出梅窩陰松列隊下聞溪聲余來船已停瀨上矣余以步船人以水沿溪行路盡適相值也是晚仍歸棲溪遲明復以小舟繞出山南花益多於山北野水古木渺瀰滃翳小徑歧出為八九道抵梅而盡至乾元觀觀所謂水洞者潭水清冽怪石怒起水上水附壁而止石狀齾䶪陰綠慘淡石脈直接旱洞旱洞居觀右偏三十餘級及洞口深窈沈黑中有風水蕩擊之聲同遊陳寄湖滌齋兄弟爇管入不竟洞而出潭之右偏鐫海雲洞三大字宋趙清獻筆也壽丁西軒父子石像已剝落詩碣猶隱隱可讀容伯飯我觀中余舉觴歎息以生平所見梅花咸不如此之多且盛也容伯言冬雪霽後花益奇麗過於西溪然西溪余兩至均失梅候今但作超山梅花記一寄容伯一寄余友陳壽慈於福州壽慈亦嗜梅者也

遊西溪記

西溪之勝水行沿秦亭山十餘里至留下光景始異溪上之山多幽蒨而秦亭特高峙為西溪之鎮山溪行數轉猶見秦亭也溪水滲然而清深窄者不能容舟野柳無

次。被麗水上。或突起溪心。停篙攀條。船側轉乃過。石橋十數。柿葉蒨叢。秋氣瀟然。橋門印水。幻圓影如月。舟行入月中矣。交蘆庵絕勝。近庵里許。迴望溪路。為野竹所合。蕭然如斷。隱隱見水閣飛簷。斜出梅林之表。其下砌石。可八九級。老柳垂條。拂拂水石。如縛帚焉。大石橋北。趣入烏桕中。漸見紅葉。登閣拜厲太鴻栗主。飯於僧房。易小艭。繞出庵後。一色秋林。水淨如拭。西風排竹。人家隱約可辨。溪身漸廣。彌望一白。近渦水矣。渦水一名南漳湖。蓋蕩也。蕩析水為九道。蘆花間之。隔蘆望鄰船人。但見半身。帶以下。蘆花也。溪色愈明淨。老檜成行可萬株。秋山亭出其上。盡檜乃趣餘杭道。遂棹船歸。不半里。復見蘆庵。來時蓋他道紆。歸以捷徑耳。是行訪江村高竹窗故址。舟人莫識。同遊者為林迪臣先生高嘯桐陳吉士父子郭海容及余也。己亥九日。

薛則柯先生傳

先生諱錫極。字則柯。姓薛氏。閩之巨族也。長髯玉立。能顛倒誦七經。獨喜歐陽公文及杜子美岑嘉州詩。抗直好忤人。人亦稍稍引去。先生遂移家入橫山。擇其爽塏。廬而居之。當門老榕二株。枝葉濃黑。先生因樹導徑為曲折。授徒六七人。紓與焉。先生字紓曰徵。授紓歐文及杜詩。務於精熟。一日讀檀弓至防墓崩。掩卷大哭。紓愕然。先生曰。若非人子乎。吾哭而若不動。何也。紓曰。徵重幃在上。不知所哭。雖然。聞先生哭

亦滋悖矣。先生歎曰。諒哉徵也。自爾視紓益重。其課紓歐文與杜詩亦益急。曰吾不為制舉文。若熟此。可以增廣胸次。且吾嘗見鄉之貢士矣。以時文博科第。對案至不能就一札。設問之。得毋以我為悖耶。家絕窮。夏日嘗不舉火。紓歸食既。度先生未炊乃覔得先君襪。實米滿中。負之以至。先生大怒。咤曰。徵若年十一。竟行竊耶。紓泣曰。先生侵晨授徵古文及詩。逾午猶不食。歸而對食心動。故自以其米來。非竊諸他氏也。先生曰。他氏益不可知。吾已得米且至。無須此。若將歸。當請杖於若母。吾不忍見楚若矣。紓歸白母宜人。宜人笑曰。女以米餉師。奈何以襪。易以巨囊。實益之。別令人賫以往。將大父命。先生乃受。更二年。紓以先生諭執業於朱韋如師。習制舉文。光緒戊寅。先生已七十一歲。紓母弟耀適客臺灣。先生命伯子某往依之。某病瘵。耀日夕侍之。某愈而耀遂以死。先生來弔。大慟而歸。明年卒。 門人林紓曰。先生隱君子也。薛氏之族。成進士者三人。與先生皆輩行。先生顧之未嘗為動。入山從於經益邃。旁及諸家集。終身未嘗為文及詩。殆並文及詩而隱之也。及門中特偉紓。而紓四十不偶。豈先生所偉者在讀書制行。不以科名偉耶。嗚呼。其將何以報先生也。

謝秋潯傳

謝秋潯。字秋潯。孤介人也。先世有恆產。施而盡。秋潯始貧。有姑適屏塘莊氏。豪族也。

子弟錦綺相耀。秋濤家比一牆。未嘗涉足其扃。見莊氏人。一揖輒去。物餽自莊氏者。亦屏弗御。間以醫自贍。受百錢歸。輾轉終夜。患得藥者無驗。則百錢為妄受。自是絕不為人施治。乃愈困。兄秋坡孝廉時饋以薪米。頻至則力卻之。曰父母託兄矣。我不卹。不更相累。母病繞牀左右行。日百數十匝。微息輒問。更七八晝夜弗寢。母每病。秋濤恆侹然不復類人也。得鮮若螺蛤之屬。亦必奉母。自不食肉者凡二十一年。亦時為制舉文。短質幽峭。不為時賞。適不赴試。祥符沈侍郎督閩學。始一應之。公薨。秋濤歎曰。不獲賞於公。吾命也。餘人不足貢吾藝矣。盡焚其稿。輟舉業。乙未喪父。三年中聞人聲輒走匿。丁酉四月復喪母。二十餘日哭不輟聲。病遂革。未死之數日。妻子皆餒而病。秋濤自移牀至庖湢之次。曰吾罪重不宜死寢。且吾夫婦子女共一榻。我死無別榻以卧吾。予死人氣。胡可近耶。卒時近五更。妻昏罔已不省人。幼女略聞。呼曰。更定。吾父猶呻也。今胡不聞。詎有變耶。銳起而仆。乃兩手據地。獸行以前。至庖。次觸僵足。始顛聲號。火集。秋濤死逾時矣。林紓曰。紓三十年中。六至秋濤而已。然每接秋濤歸。輒自病其布衣糲食為僭也。秋濤苦節如此。時咸怪笑。紓臨弔。二子出見。均骨立啜泣嗚咽。紓略知秋濤者耳。猶莫為之所。其恆日以為怪者。尚可冀耶。哀哉。

冷紅生居閩之瓊水自言系出金陵某氏顧不詳其族望家貧而貌寢且木强多怒少時見婦人輒踧踖隅匿嘗力拒奔女嚴關自捍嗣相見奔者恆恨之迨長以文章名於時讀書蒼霞洲上洲左右皆妓寮有莊氏者色技絕一時夤緣求見生卒不許鄰妓謝氏笑之偵生他出潛投珍餌館僮聚食之盡生漠然不聞知一日群飲江樓座客皆謝舊昵謝亦自以為生既受餌矣或當有情逼而見之生逡巡遁去客咸駭笑以為詭僻不可近生聞而歎曰吾非反情為仇也顧吾褊狹善妒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志人亦未必能諒之故寧早自脫也所居多楓樹因取楓落吳江冷詩意自號曰冷紅生亦用志其癖也生好著書所譯巴黎茶花女遺事尤淒惋有情致嘗自讀而笑曰吾能狀物態至此寧謂木强之人果與情為仇也耶

陳猴傳

林先生曰閩人不畜僮而養傭怒以色則受杖則叛蓋難御也同年高嘯桐獨言其戚王太守貽燕者畜僮陳猴累杖見血而猴終弗去太守需次淛中赭寇入淛城火數作門闔太守家僮十數盡遁猴裹布尋丈趣太守登城猴徑下以布授太守俾縋其家人未盡譁言賊至幼子自城上顛猴捷進承之以手少女繼墜猴張右手再承之墜女適當其懷若有神鬼陰綴之者既免夫人傷足呻於路周猴徑負其子女行

數百步。置之。還負夫人。蹀躞往復。日行不能二十里。經十日。猴道病。太守度城賊且出。略傍縣。家人必不免。乃遠巡入近村。村人若善太守者。蓋其中一人盜也。逮治杭州獄。時太守適權杭州。出之。至是乃具舟。脫太守於難。居閩二年。太守卒。猴大慟數絕。尚書沈文肅公來弔。異之。撫猴將以自隨。猴不可。請護喪歸仙遊。蓋太守與猴均仙遊人也。公乃以書抵其縣官。敘猴義。官餼猴月以十緡。猴役於縣。仍以所得悉奉其主人。縣官益義之。無役不隨。猴自爾亦稍稍置田築室。且娶婦生子矣。每至太守家。輒隅立屏息。若常奴焉。鄉之士流習猴者。輒與抗禮。曰。是有古義。能事主人之孤。安可慢耶。

鄭貞女傳

鄭貞女。名巽紫。永福人。父理齋。永之老明經也。女許字同邑林勇官。林受虐後母。未及娶而逝。逝年明經卒。女遂依祖母以居。祖母病痺且殆。女侍疾三年。祖母逝。女乃厚撫其弟妹。為弟娶於周氏。誕子女五人。周死。女復集其諸子哺之。家益窶。林母以勇官無耗。勸令改適。女以死誓。舅方孝廉者。愛憐女。欲奪其志。女泣曰。家人方構異議。女正無所為計。得舅以為明於綱常。解從一之義。今亦爾。女尚何望。大哭弗顧。舅退與弟語。女大聲於房曰。若再言更適者。我必以頸血濺其面。舅聞而逝。如是五十

餘年。眇其一目。蓋歎杭江淛。目因以毀。嘉慶十二年。勇官歸。女已七十有二矣。鄉之長老將集資爲花燭。勇官不可。女遂亡。勇官亦於是日死。

論曰。女不嫁而相鄭氏二世。厥功偉矣。即死於鄭氏無忝也。林勇官始弗善其母。繼復蔑視其守義之妻。雖生猶死耳。然則女之不嫁。特自守其義。不必爲勇官守也。嗚呼。若勇官者。蓋傷心之尤者也。

蕭貞女傳

蕭貞女。父名芳祖。爲武弁司書記。貞女庶產也。芳祖既死。女遂與母及弟依嫡兄以居。婿曰陳翊臣。閩之螺江人。將娶而病且死。未死之前夕。女忽心動。涕交於頤。明日婿家來報死。母迎門止之。女已覺。據枕而哭。弗食櫛者五日。母哀貞女。即亦不復自飾。已許其嫁死婿以守。乃食。顧陳生家貧。不時具禮。是秋八月。比舍火。女所居屋垣短。火盛聲隆隆然。女正襟坐牀。麾母兄出。火陡折而西。牆踰尋丈者皆跨入焚之。女室獨完。婦踰月。陳氏感其異。舉宗來迎。女冠帔登輿。至是始下牀也。

贊曰。王孝廉桂舫自言與女同舍。火發時。穴牆來母以避。談次手足猶悸動。而女嚴如山岳。嗚呼。宋共姬之死。吾恨其無天也。

孟孝子傳

孟孝子者。不知何時人。同年吳敦溪頤昌以事至連江。經馬灘鄉破廟中有縣官匾旌孝子者。敘孝子事甚悉。余感其事且泣。因為錄之。孝子名起。母病肝痛。哀號之聲徹曉。人言舖人肝則愈。孝子計不自劃。安從得肝。然肝進而疾仍弗愈。則我為徒死。亦且不孝。乃卜於父墓。用瓦盌百。空擲而卧之。盌完則吉。凡百擲皆完。孝子歸。閉戶。以刀劃脇。出肝如掌。血亦弗濡。以巨鍼縫其創。熟肝而進之。母愈。於是十年疾乃再發。孝子具盌將復如墓。為婦而覺。止之不可。嫂乃入面其姑曰。姑向病。起乃劃腹出肝以進。今聞號殆不堪。將復劃之矣。母駭且呻曰。起所為如此。老身乃弗一聞。然七十之年。不能以須臾之活易吾子也。一慟而絕。嫂奔告孝子。孝子躍起。創亦遂裂以死。縣官聞其事。旌之於社。

林紓曰。戕身以死。其痛止於須臾而已。若坐見吾親呻楚號咷。則耳目手足。均無所置。寸心之痛。甚於自戕也。孝子之出肝。自分無所得生。必卜而後出者。亦萬一期母之愈耳。至果符所卜。喜悅之氣充週於身。創乃弗劇。迨母病再發。孝子以亡肝之人。震於哀懼。安得不死。天下惟心乎其事者。往往出於過情。母病如何事。乃可以戕身責之耶。人惟患其無心耳。過情而出於正。吾斷不能繩之以儒者之道也。

趙聾子小傳

趙聾子。楚人。以相術至關三日。關之薦紳先生大集其門。至不可過車馬。納金屏息聽決於聾子。聾子曰。某頤豐壽考。摩容聞之。皆自摩其頤也。某準隆位相。摩容聞之。又皆自按其準也。神色惴恐惟恐聾子之訛己者。若者神木而色朽。當死則淚承睫。他客亦戚然。若憫其果死者。更撫其項。審其頰曰。是紋佳可勿患。則淚者笑矣。貴夭貴賤。惟聾子一言。聾子詭譎多智。嘗陰飾妹麗若貴家者。亦至而求相。聾子偽叱曰。若倡也。若何相。相者訛而栗。引去。見者大神之。士之應舉者麕至。聾子皆許售。闈試得售者。百有三人耳。聾子許售已百數。榜未出。至而更欲有問者。晨款其扉。而聾子以夜去矣。

畏廬曰。有某公者。擁貲巨萬。已任方面。事聾子甚恭。聾子策三年必開府。今已後期無驗。病攣不復良行。公恭儉峻整。親故嚴憚。無敢陳乞。於聾子特厚。嗚呼。聾子亦神於乞矣。

徐景顏傳

徐景顏。江南蘇州人。早歲習歐西文字。肄業水師學堂。每曹試必第上上。箏琶簫笛之屬。一聞輒會其節奏。且能以意為新聲。治漢書絕熟。論漢事。雖純史之家無能折者。年二十五。以參將副水師提督丁公為兵官。壬辰東事萌芽。時景顏歸。輒對妻涕

泣。意不忍其母。母知書明義。方以景顏為怯弱。趣之行。景顏晨起就母寢拜別。持簫入臥內。據枕吹之。初為徵聲。若泣若訴。越炊許。乃斗變為慘厲悲健之音。哀動四鄰。擲簫索劍。上馬出城。是歲遂死於大東溝之難。

論曰。余戚林少谷都督。於大東溝之戰。所領兵艦碎於敵礮。都督浮沈海中。他舟曳長繩援之。都督出半身推繩就水上拱揖。俾勿援。如是三四。終不就援以死。又楊雨亭鎮軍。處威海時。以手槍內向齦齶之間。彈發入腦。白漿潰出鼻竅。下垂徑尺許。端坐不仆。日人驚以為神。二公皆閩人。與景顏均從容就義者也。恆人論說以威海之役。詆全軍無完人。至三公之死節。亦不之數矣。嗚呼。忠義之士。又胡以自奮也耶。

僮遂小傳

僮遂者。閩福清之海山人。生而不自知其年。以乙未先太孺人病時來。既而遂佐吾喪。夜及他僮席藁同余宿喪次。所言多不可曉。余亦不窮詰也。然至忠。見余家連年喪亡。輒夜半哭亡室劉孺人逝時。遂侵曉起。私市餺飥瀹茗。跪進於靈次。拜不止。他僮笑之。遂怒曰。我孝主母。弗類若不孝也。嘗從余客荔城。過谿亭山。輿翻。遂咎輿夫曰。明日更跌。當擇其平坦者。勿令碎吾主人輿中物也。其愚如此。遂父老再歸省之。父送之十里。遂跽曰。父止勿送。至則述其父狀。余詰遂何由知禮。曰。見主人常跽太

夫人。遂今乃知父之宜跽也。予賜以棉衣食物及錢。咸厚楮重裹。郵致其父。見天大風雨。輒叱曰。遂父適在田。被雨矣。不懌者累日。余來杭城。遂哭將從余。余增其月錢慰止之。得家書。遂乃以今年五月十八日被疫死矣。嗚呼。以遂愚忠。不鑒其天。可以永年。今亦爾乎。吾聞柳州言南方多疫。勞者先死。是必吾家役之無方耳。傳之亦所以志予過也。

羅孝子事略

羅孝子名義進。字子高。閩縣之觀音井人。隆冬一褐。不蔽兩脛。脛凍則綴敗絮於褐下。狀若裳者。安置一盂。糠屑鹽豉雜菜根實其中。一日再哺。咸取以佐飯。父年八十七。自獲孝子之養。所御恆有新衣。烹飪之事。必出孝子之手。美饌佳餌。孝子恆多方羅致以供其父。孝子所居室。以厚楮榜壁。記進膳晷刻。不差絫黍。父所常御爊魚爓肉之類。備列無漏。父年老。飯益健。孝子侍側。頤動眉肆。若自饜者。父食稍減。孝子退亦弗食。如是三十餘年。同治戊辰。父患目疾。結厚障。西醫將啟以刀。孝子大哭。父卒就西醫館。啟其障。孝子日載珍膳。即館哺父。夜復即牀下宿。更盡數起。歷百有五日。疾愈。孝子同懷兄二人。均有子。孝子壯時。嘗佐人貿遷。受直儲微貲。父將為之娶。孝子語人曰。兩兄所獲。僅庇其孥。我娶。父安得養。我終不以婦人奪父之養也。苟大宗

勿廢祀。我甯爲其不孝者。故孝子終身鰥。甲午父目疾復作。孝子策父年高不可更即西醫。乃五更起。以舌舐父目。既設案庭心。禱顙籲天。達明始已。凡二十四閱月而孝子病。先是孝子有足疾。常患脛瘇。至是家人戒孝子勿夜起以增困。孝子曰。父愈我病庸何傷。疾幾殆。即枕上禮佛弗輟。乙未某月孝子卒。年五十有三歲。孝子晚年屏落世事。專以養父爲急。恆於父前作嬌昵。父年高亦忘孝子之歲。以爲尚三十許也。嘗曰。吾子三十矣。未娶奈何。嗚呼。孝子之志事。可謂苦矣。乃前父而死。不竟其養。吾聞其死時。猶喃喃呼其父也。

先妣事略

先妣陳宜人諱蓉。故大學生元培公女。先世於明代爲顯仕。母鄭孺人知書明大義。宜人生於道光己丑年三月念四日。年十八。來歸府君雲溪先生。丁未生大姊。壬子生紓。逾年生二妹殤。丁巳生高氏妹。庚申生秉耀。耀生二日。府君客遊臺灣。貲盡困不能歸。歲大祲。澳門賊以銅艇闖入內港。聚江南橋下。譌言與南船競鐵貓。發礮互轟。紓適家橫山。距江三里。飛彈叢然日夜從屋上過。比屋奔徙略盡。宜人以無食故不得去。先大母方病。大姊稍有人事。鍵紓不令出。撫弟及妹。環宜人而泣。宜人方縫旂撫慰大姊。言抵夜盡三旂。可得錢四百許。明日大父母及兩兄弟當飽食矣。紓時

幼沖。不知母言之悲也。是秋府君書歸。郵致金三十圓。自是月以為常。越庚午。府君構疾。至家四十日卒。時大父在殯。大母亦繼逝。喪葬棲踵。悲梗勞頓。宜人因而大困。耀年已十九。憐紓貧不能養。陰與宜人謀。將東行渡臺。依季父靜庵先生求館以助紓。紓泣止之。不可。戊寅五月十日。耀乘紓赴鼓。拜母徑行。紓歸。見宜人有淚容。詢之。知耀行矣。越九月。紓方夜侍宜人坐。從弟華從門外號而入。拜宜人。告耀死。宜人以首抵柩慟。戚至不可以狀。炊煙絕二日不舉。紓長跽搏顙言曰。耀為其兄客死於外。義不敢禮以上殤。請以紓冢子後耀。母念耀當益念紓。紓必求其所以慰母者。母今不容更悲矣。十月。紓奔耀喪於臺陽。明年。華始持耀喪以歸。華。季父靜庵子也。生而母死。宜人撫之以長。方府君困時。華與高氏妹及耀均數歲。牽衣從宜人。宜人行庖。諸子羣集於庖。啟鼎復集肘下。咸恐後食。然庖得少肉。華恆食其精者。弟妹有妒容。宜人撫之曰。華無母。而弗知乎。脫余不幸先而叔母死。叔母之處而輩。不猶是耶。華始娶何氏卒。宜人為之更娶於高氏。生二子一女。斷乳後。咸暱宜人。昵昵作嬌態。宜人待之。與諸孫等。壬午。紓領鄉薦。春官報罷。宜人見紓歸。喜甚。竟不及下第事。壬辰。紓復北行。宜人忽夢紓病於析津。遽起。開門見月。乃覺其夢。即亦弗寢。日上移楣廊隅。望門待郵者二日。析津書至無病。而宜人憊矣。高氏妹嘗語紓曰。母戀兒。意殊不

在得官。兄南歸多以五月。蒼霞之洲。大水新落。家具雜沓橫亘。日影停窗紙上。母擶麼家人。為兄解裝度書籍。往來笑悅。兄憶之耶。嗚呼。無母之戚。得妹言愈弗堪矣。宜人來歸府君時。癭已綴喉際。細裁如核。積五十年。卒以不救。先是醫言創巨血且甚崩。紓驚悸號慟。不知所為。既而自念宜人生有隱德。有鄭某者。負債重。將圖死。宜人命紓出其貲。館其妻子六七人於家經年。又某某某貧。賴宜人力。均娶婦生子矣。以此二事。或得請於天乎。已而疾果不見血。醫言卒無驗。嗚呼。宜人之喪。至是逾百日矣。不孝紓始及其婦劉氏。縛帚汎埽宜人之宮。帷幔陳設。莫變其故。而茶鐺藥具。一一在目。感足悲淚。迴念顧復之恩。當何如矣。天乎痛哉。

紀西安縣知縣吳公德瀟全家被難事

嗚呼。自義和團訌於畿輔。天下洶洶。爭以黨殺西人為能。一二當路復養成其毒。藉以祛除外患。不知吾華虛實。已為所覘。軍無後繼。合列強之力以掊一國。舉以亂民為責言。以理則詘。以勢則絀。禍機至明。而懵懵者仍用以快一時之意。而吾友筱村吳公之難作矣。公執理而抗。不徇私請。以阿其上。監司某憾之次骨。西安積穀無覓糶糴穀之款。悉儲之豪右家。公以簿責之。勿令吞蝕。豪右又怨之。有羅楠者素健訟勾結胥役。舞文漁食於其鄉里。公廉得實。峻詆之。於是豪右蠹役咸附羅楠。有都司

周之德者。與羅合謀。曰圖不利於公。會江山事起。土賊萬人以仇教為名。藉之攻剽邑中。西安人咸欲應之。公謂北事未定。洋人必不宜殲。亂民譁動。斥公右洋人。殺公之謀遂決。六月念四日。公至監司署計事出。羅楠合數百人刼公入告監司。令以通番罪誅之。監司憾公。不救。抗言吾力不能遽及。爾自治可爾。羅姓乃縛公於監司轅門。鑷公鬚髯且盡。以利刃攢刺洞腹死。公罵不絕口。監司立堂外。視公死乃入。是日並殺六洋人。一童子剖腹未殊。拖腸匍匐地上。兩時許始絕。公子仲韜馳哭尸下。又殺之。舉賊守縣門。殺公家四十餘口始定。胠公篋得康有為書。監司大喜。以為通賊情真。誅之有名。嗚呼。康有為嚮在杭州。一老司官耳。遍謁當路。孰不與之款接者。乃用康氏未獲罪以前之書。陷公滅門之禍。然則譚復生六人之獄。何不聞朝廷錄其妻子耶。賊擅殺縣官。而長吏反附被殺者以刑。憲國之失政。莫此為極。聞公老母幸存。乳下尚留一孱孫。未知能輾轉至杭州否耶。公性至孝。博極羣書。以不能善事長官。縱容胥役。以及於難。吾無力。不能直之於朝。摭其事附之吾書。亦以識亂世良吏之不可為也。哀哉哀哉。

書楊孝子誅仇事

楊孝子滂。閩縣之龍柄鄉人。父某見戕於族人俊。孝子訟之九年。時有鄉居進士某

左右俊。乃不復論。於會赦得出。孝子號泣。思狙殺之。而俊驕捷善鬭。衆嘗不得近。乃以刃自隨。又二年。始遇之族父家。孝子遽以刃進。俊疾格。刃脫腕而飛。俊更扚孝子。創甚。謀俊乃益劇。一夜偵俊飲於許氏。歸途出狹巷中。孝子被髮衰衣。向柩而哭。合從弟四人俱出遮俊。俊被酒逡巡。蹈孝子伏中。伏發。俊以手格刃。斷指。猶健進。時微雨滑遝。孝子與俊俱仆。俊伏孝子上。孝子呼曰。衆來。伏吾上者仇也。但斫勿刺。衆交刃之。俊死。孝子無恙。余曰。狹路搏仇。主客皆仆。衆多刃集。能以智自全。仇仍得僇。神識之湛。楊子可用以行軍矣。

書顏屠之婦

顏屠之婦。佚其姓。其始倡也。笨醜不能勝歌舞。乃謬為恭儉以自振。年四十而始從屠。屠食指十數。先娶婦死。已有子女。不母而自相暱。亂髮垢面。就竈而食。據闌而寢。屠病之。迎婦而畀以政。婦至。且不視屠之子女。履堂見糠屑。咤曰。糠也。箕拘之。狗牢積陳飯。被水腐矣。曰。粒也。漉之。壁三箕燥。命去其二。夜則使其子女捫索牀寢。淅米於釜。多其瀋而啜之。勿令稠且厚。屠親戚慶弔之事。至不敢闖諸其門。即闖亦不答。歲集其羨示屠曰。此吾力所羨者也。屠大嬖之。一惟其言之聽。而屠之兄弟子女親屬益固。相引於暗陬而泣。婦不之聞。屠亦不之顧。婦食已輒寢。狗不得食而狂嘷。屠

之子。仆其一。其一救之。又仆。家人大集。狗乃去。婦聞譟聲於房曰。逐狗。勿覆吾盌而敗吾幾。則亦竟不出視。非不視其子女。懼將見創而藥。藥重則錢耗也。屠之家有病者呻者。欷者詛者。寒而慄飢而啼者。婦目若瞑耳若聾。而衆詈囂詆。深夜略動。輒能覺之。婦私計衆叛已固。折之則自屈於詞。乃僞盲且聾。據鑰而坐。錢終不出。然時通其外家。實珍餜於橐。闢戶瞰之。體日以碩。對屠仍穰羸也。一夜火發。婦既癡肥。又擁錢簏不即出。遂焚以死。屠與子女皆走免。此曹子于南爲余言者。余曰。嗟乎。受人之聘。治其子女。而惟財是靳。至狗噬其子。吝藥而猶不與。則謂其無恩也必矣。家之有子女。猶國之有百姓。用人者率皆以吝財爲賢。吾恐其相引而泣於陬者多矣。

書葫蘆丐

葫蘆丐不知何名。自呼曰李仙。其衣甚博且詭。行乞於市。恆荷大葫蘆。得錢必就肆飲。既醉。散餘錢於路。令羣兒爭拾之。以爲樂笑。丐所至。兒童百十成羣尾其後。市人苦極。輒多予錢。趣急去。以故丐所得。恆十倍於常丐。丐甚信而能書。市人操百錢。令丐署券。約經年勿至。丐諾則終不背約。每執筆向北叩首者三。大書曰。吾主光緒皇帝某年乞食臣李仙書。或問以顛頓至此。何由尚念　皇帝。丐曰。吾無功。日令百戶之人。供我醉飽。有司不以爲罪。此　皇帝寬典也。夫今之作邑者。取醉飽於一邑。作

郡者取辭飽於一郡。其無功與我埒耳。吾惟無功而恥食於百戶之人。乃愈不忘吾皇帝也。識者曰。丐其有道者也。或曰。丐嘗為吏。憤其上之所為。務取利而無恤民隱。乃詭為此狀以示諷。二說也。人莫能決。林先生曰。行乞而懷國恩。丐非常人也。然必詆官人者以為其類。使彼變業為仕宦。且受詬取讁。繼以刑禍。求復於丐。不可得矣。今得逞志於市人。殆蒼蒼者憫其愚而欲全其天年也。世有傷時而得禍者。吾又甚惜其不託丐以自隱也。

外舅劉公墓誌銘

公諱有棻。字作楫。號修梅。曾祖某。祖某。父某。三世應童子試。至老咸不售。公幼有節概。喜通鑑。尤長於詩。公父為蔡太史以成婿。蔡公父子相繼列詞苑。公自以貧謝罕至其外家。先娶鄭孺人。育二子。均不舉。公大病。鄭孺人貸於蔡公家。既而健僕將千錢至。謂某戚鄙償博進者。憫郎病。贈此以易善藥。公曰。吾昏惘不省有此。顧吾病無足憫者。請還錢。仍以償進。病已。出佐某副將戎幕於浙西。某武人不知書。同客者見辱且盡。公計不行將及。遂行。行二日。賊大至。虜某以去。公間道出江山縣。道亂山中。得微徑。銳及其顛。遇邑人阻山以避亂者。見公雅素。為治具。席間多詩人。公即席賦詩五十餘韻。靡其坐人。因為醵貲。取道三衢。達閩。自斷遂不復出。鄭孺人更產二子

二女。遂以瘵死。乃續娶陳孺人。公相婿及余。余方從羣兒戲。公弗善也。越七年。余客臺灣。父執某申前議。公得余上外祖母鄭太孺人書。再三讀曰。可矣。童子戀慈。余於書中若聞其哭聲。性情哀摯可妻也。顧非富貴中人耳。余既娶公長女。每謁。公必大喜。舉呻吟語及五種遺規勗余。越二年。助余膏伙。令執業於陳芸圃先生之門。甲戌余病。公夜縋城至余家。即卧內撫余。喁喁向曉始去。余每應童試。雖嚴風驟雨。必送余至試院。五更天陰。四顧無人。公挾余坐明倫堂廡下。論道學源流。勉以立身安命之道。壬午余領鄉薦。公已病怔忡。見余輒泣。嗚呼。生平感恩知己。至公已極。而不能富貴。果如公言矣。公以光緒某年卒。年六十有三歲。生四子。殤其三。又喪其三孫。與兩孫女。余室亦繼逝。今存者子愈霖。孫某。次女適林伯務。亦孀矣。愈霖近偏廢。余遂以某月某日。葬公於某村某山。泣而為銘曰。

四世儒而莫昌其家。廿年事公而不得公之瑕。守死行志。決幾行智。闡幽揚微。公婿紓誌。

誥授奉政大夫桐鄉縣知縣侯官方公墓誌銘

浙江桐鄉有循吏曰方公。諱家澍。字雨亭。閩之侯官人。光緒壬辰進士。廷試第一。入翰林。尋改官兵部。以選得桐鄉縣知縣。桐鄉再罹於赭寇。逾五十年。元氣粗復。民

仍數權無復開敏公至集桐士於桐溪書院試以論策更建白社書院於屠鎭凡去
縣遠不能至者皆令就白社學未期年士乃稍稍獵略古籍通曉時事公日延接其
秀異者禮之又恒微服出行郊郭閒問民疾苦時方患盜則出資募丁壯徼巡城中
盜警以息明年調秀水送者空城邑既到官榜於縣門曰凡負枉欲愬之官長者自
署狀至勿緣吏役日再蒞堂皇受而聽之遂清舊牘數百鄰邑父兄爭越境來愬公
慰遣之咸涕泣以去秀民多業蠶蠶失飼而疫公立蠶學分館於邑中驗蠶病縣業
復蠶邑之北門有淫祠一區秀民造訛說謂神能福禍人捐金錢者踵屬於道公率
數騎至而平之徹其香火即其地立塘灣學舍課士又創立蒙學苦無資則牒上大
府請重稅鴉片以資學議者大譁公弗為動卒行之又明年得檄歸桐鄉北方新用
兵西鄰責歲幣急則取之民閒吏因緣為奸利公臚其弊上之大府大府稱可頒之
七十二州令一一如方侯言秋鷹饑盜發近邑而所謂青帮紅帮者為患尤烈公大
出資更募丁壯即江上剿取賊蹤已得賊渠公揚言將縛赴會城聽鞫已乃即所刦
掠地殲三渠杙其頭曰是賊渠曾剽取吾民者既以法盡之協從敢仍渠所為者待
無赦邏偵既密盜舟過桐江輒獲雖遠必招取主者歸其贓公聽斷神老病孱弱者
咸令坐聽勿跽處外人有釁衷徹定敎民亦無敢挾外人持短長一邑稱平公少負

才望。既通籍。始講經濟之學。甲午上書　皇帝。言遼瀋根本之地。不宜委敵。不報。既改官。遂奔依將軍。軍於塞外。為將軍籌建鐵路。以西法練健兒。備邊。均以財絀格不行。行者第闢圍禁之地。縱民耕耨而已。光緒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官。年四十六歲。公與余壬午同年。出長白侍郎寶公門。余好覈言。遇事輒譏責公。公夷然未嘗有忤語人曰。振弼余部郎。謂我友畏廬者。當忍其峭峻。故遇事益下余。庚子余客杭州。貧甚。公擲高媿室曰。畏廬困。當以五百金餉畏廬。媿室曰。畏廬方責君嚴。餉之。且謂公重汙之矣。公沒。媿室舉以語余。嗚呼。余一鄉處公包容中。乃不之覺。五百金何足言。所難者。累折而不我絕耳。公弟家湜。家湜屢以銘徵。余把筆輒悲不能書。今媿室又亡矣。吾將銘媿室。不能不先銘公。公。公大父某。父某。父有詩均。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子三。長和留學美洲。以襄助學務。敘勞得知府。次某。又次某。女三。長適某某。次適某某。次幼未字。公於光緒某年某月某日。已前葬於某山。余今為補其銘曰。

不鈎微而止其奸。不取寵而安其官。振饑而斂寒。豪莫敢邀而誰。胥莫敢面而謾。焦心苦思。外罷內殫。永息於茲。松杉千盤。隱德滋遠。嗣續是觀。

誥授資政大夫鹽運使銜梧州府知府長樂高公墓誌銘

媿室先生既沒之三月。其母弟外務部左丞而謙生員鳳謙奉事狀徵銘於余。余受

而惝然曰。嗚呼。吾六十之年。本託銘於公。今吾乃轉以銘公耶。顧知公生平最。非得吾銘。世亦莫從而求詳焉。公諱鳳岐。字嶰桐。媿室則其號也。曾祖文祺。知府銜候選州同。妣吳氏。祖彬。順昌縣學教諭。妣楊氏。父紹曾。同知銜。妣楊氏程氏。三代均以公兄弟貴。贈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公先世貫衛輝。唐時有縣尉尉閩之長樂。卒官。遂僑寓爲長樂人。州同公好善信於鄉里。鄉人稱曰高爺爺而不名。乃再世而貧。同知公忠信孝友。曾以身代季弟下獄。程夫人尤知書明大體。內政肅然。公兄弟均程夫人出。至友愛。日依戀膝下。公神采謖毅。匡兩弟必以正。有過未嘗假借。年十二。讀史記平原君傳。至毛遂斥十九人語。公大書其上曰。胡不更忍一時。識者咸知公後且以度勝矣。既長服膺宋儒尤篤。律躬愈嚴整。閒爲古文。似劉更生曾南豐。吾鄉林歐齋先生甚才之。而桐城吳摯甫先生亦稱近世文章能遏抑光氣者。長樂高君。其近之矣。顧乃不時作。以公方屬意經濟之學。壬午領鄉薦。三上春官不售。則去佐林太守啟於杭州。太守有循聲。公參佐其政。政日以舉。庚子太守卒。公就侯官方侯於秀水。兼主浙江大學堂講席。時西林岑公開府嶺南。謀詞具聘幣。以使者禮公之廣。公遂去浙而粵。桂林寇警方大猖。岑公督師西討。公奔走兵間半年。事平。以浙江知縣保知府。加鹽運使銜。遂權梧州。大亂初弭。伏莽者猶間出。遮略行李。公遣騎追

逐而蒱撲之。每得盜宜死。必婉語以致死之由。哀其不教而戮。盜咸首服。公退語家人。謂官吏失職。民饑而行剽。得死固矣。然吾終疑其枉。悲其愚也。州之舉人某。武斷鄉曲。臨質抗辯不屈。公語曰。幸與君同忝賢書。今吾踞堂皇。對簿君。君辱亦吾恥矣。因開陳以義利至再。某感服。訟遂息。公治梧作早晏息。為狀甚飭。或諫公節勞。公曰。縣所不決。始登之郡。吾仍濡而不時理。彼旅郡而待質者殆矣。居梧八月。清義倉。立工廠。興蠶學。辦農林。整學規。治官事如理家政。謂食祿忠事。終不敢以私負國。既謝病去梧。梧民罄戶送之。時岑公亦入長郵傳部。將以尚書右丞處公。公不可。岑公既去位。公屏居海上。既用侍郎于公薦。入考御史。　廷試第一。例得記名。忌者構而沮抑之。公爽然出都。旋聞　孝欽顯皇后及我　德宗景皇帝相繼升遐。公適患作伏枕大痛。病益增劇。遂于己酉二月十三日卒於滬寓。年五十有二歲。臨終謂弟鳳謙曰。氣機轉。中國有望。意屬憲政也。嗚呼。公生平誠篤。孝弟廉讓。高於儕輩。言端而行果。志願所在。恆欲以忠自效。戊戌入都。適德人犯即墨　聖廟。怒者譁起。公獨謂必清內治。始足以遏外侮。合同志詣臺上書　皇帝。請下詔罪己。因陳內治外交籌餉練兵四事。都御史大驚。斥去勿進。聞者避之。公素貧。凡筆墨及祿俸所得。悉以分贈親族。沒之日。蕭然無餘貲。配劉淑人。孝謹慈惠。聞於戚鄰。子常。游學比利時。女君

珈通贍能文章。適騎都尉黃大鈞。次君玉。君玖。今將以十二月二日。歸葬于福州鳳凰池先塋之次。嗚呼公逝。知我者畢矣。余自聞喪至今。傫然如喪其手足。捧事狀至於不能竟讀。敘公美行。亦莫悉其所止。今第就其大者為之。銘曰。

赤苴有言。吏曰民牧。善牧為字。民始見腹。蒼梧洹洹。民罷而怒。守來守來。僵者骨殼。遹尊旣蕩。魁渠以蠭。姦狙莫遂。判不留牘。弗病嚴細。戴鳩戴淑。舍郡而臺。惟公之忠。格于殭詖。蹇蹇義違同。歸就松篁洋洋江東。鼎湖再痛。遂及沈瘵。蘊智居仁。一試立逝。善氣所凝。且昌其世。因迹推賢。請視斯製。

誥授光祿大夫二品頂戴升缺後加頭品頂戴署浙江按察使分巡金衢嚴道

郭公墓誌銘 代

郭氏自唐汾陽忠武王孫嵩。咸通中入閩。居福清之澤朗鄉。再遷遂籍侯官。至教諭階三公。族始大。教諭五子皆登科。其次曰柏蔭。最賢而貴。出嗣教諭之弟世厚公。以翰林歷官江蘇廣西湖北巡撫。署湖廣總督。 國史有傳。中丞公子六。公次長。諱式昌。號穀齋。廉素通贍。早歲屬文。婉有辭况。十六入邑庠。逾年食廩餼。然即遠慕勳烈。留意歲牒。既用軍功得知府。始舉於鄉。再罷春官試。乃宦浙。湘鄉將果敏公方以勳試撫粵。檄公佐戎幕。瀕海客民倡亂。既受創而強者負固不下。公單騎即賊中撫慰。

乃投械爭出。款於軍前。果敏上其功。 賜花翎。遂權肇慶府事。嘗拔鄭公紹忠於罪籍中。後卒為名將。果敏求治急。所屬咸莫便其私。督府瑞文莊病之。公進規果敏。恆以官胡文驩為言。然果敏終以直去。文莊知公溫裕。常調和兩府間。遣客道意留公自佐。公不可。戊辰歸浙。權溫州府事。再權湖州。旋移台州。台州黃金滿者。盜俠也。椎埋攻剽。廢亂郡中。恆依山阻臨。恣為醜圖。官軍累趣莫勝。浙中大震。而臺諫論列至伍之黃巢方臘。斥為雄渠。公單車至治。進台之父兄。叩以盜蹤所自。知客兵多為賊詗。急檄趣移軍內屯。別募土著。使人自為守。復以嚴法繩蠹吏。蠲斥苛斂。與民休息。金滿奸猾。恆以官吏貪酷狀。扇其徒類。至是知無倖。遂歸誠於彭剛直公。剛直許之。偕浙撫飛章入告。公請諸剛直。令隸長江水師。剛直檄公往簡其衆。賊中知公至。夜人復飲公。左右疑有毒。肘公勿進。公若弗省者。盡之。賊大感動。遂受令。果出隸長江軍。台事始大定。甲申。丁中丞公憂去任。服闋到浙。歷權杭州金華府事。癸巳。以大臣明保引 見。奉 旨仍發原省。遇缺即補。並交軍機處存記。其冬題補台州府知府。甲午海運北上。護理糧道。旋省檄權處州。未至。道更湖州。丙申復歸台州。於是公蒞湖三。蒞台再矣。台固盜藪。舍斬刈無術。公獨靜鎮無擾。盜亦不作。台人稱曰郭佛。戊戌復以疆臣薦晉道員。庚子義和團起。衢州奸民亦煽動。既殺教士。職及孱弱。復刼

取縣官叢雜洞腹背。戕其二子尸次。外人大關。將勒兵攜杭城。是時東南方立互保之約。劉忠誠公自金陵馳書問狀。大吏始取為亂者刑鞫於府治。然外人責首惡急。衢人益潛煽不已。大府謂公夙望。移公為金衢嚴道鎮之。公得檄。親故咸止公。公曰。人臣舍難事弗任。孰宜任其難者。卒往諭士民令安堵。釋其株連者。懸金購魁惡。不旬日。果得盜。外人責言始息。公前以籌餉功加二品頂戴。中丞任公臚公政績入告。得 旨。升缺後加頭品頂戴。甲辰冬奏署按察使。時公患脾洩甫愈。歲暮冒風雪登程。既受事。理公牘。接僚佐。未嘗休息。告公子侍郎曾炘等。將解官卜宅吳閶。顧卒以積勞成疾。遂不起。公平日靖默。接人誠恕。自出貴胄。歷監司。被服寒素。晨起治官書。罷即批點書史。用以自娛樂。服官四十餘年。所至有聲。顧廉約。未嘗營進。晚歲始補郡。中丞公無遺蓄。公復量己審分。不欲以財自累。故身沒後囊篋蕭然。然無一語及於家事。公生於道光十年五月初十日。卒於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年七十有六。聘周氏。配陳氏。 誥封一品夫人。側室蔣氏。 誥封恭人。 貤封夫人。皆先公卒。子七人。曾炘。庚辰翰林。改主事。直軍機處。裁缺通政使。署工部戶部禮部侍郎。曾準。壬辰翰林。改江西泰和縣知縣。調新建縣。候選知府。曾程。乙丑進士。內閣中書。江蘇元和縣。曾鈞。長蘆運判。曾法。議敘鹽大使。曾量。曾檝。俱庠生。女六。長適四川忠州

知州陳春瀛。次適庠生楊伊年。三適國學生何可齋。四適庠生林斯欽。五適舉人范彥璋。六適京師大學堂肄生林斯高。孫十三人。則泓。庠生。補用知縣。則濂。癸卯進士選庶吉士。　武英殿協修。則瀚。則洵。俱庠生。則涑。則滌。庠生。則范。則江。三品蔭生。則濟。則溉。則濂。則沛。則浩。曾孫三人。可詵。可譓。可訥。公子曾炘將以十一月辛未葬公於福州北關外龍腰山祖塋。來乞銘。公子和悌美令。聲華虛己。有大臣風。余昔嘗禮闈。嘗為同僚。而則澐又余癸卯禮闈所得士也。知公盛德。行且大盛其門。爰為銘曰。

尚書帥楚。實平楚政。清績貽後。門業斯盛。公抱純節。嗣起動從。歷將五州。用遏梟鋒。天台隆崇。盜萑其徒。竊擾越中。遄我靈誅。牙兵偶賊。肥狠腯驕。公往涖之。扼其襟要。扃鑰既啟。原火胡燎。名實大戢。世欽節操。爰膺升遷。適懷澄清。三衢變生。西旅見殊。殺尹翻城。洞腹拔鬚。逮帥雖懦。震局莫可。西鄰責言。適及憲坐。公奮武怒。立夷渠魁。拔莠遴良。鏡服奸獧。越甸既清。　帝命升擢。美劭夙著。輿論交作。名子繼武。實　帝樞近。紉章累綬。仲叔連軫。嶷嶷秀從。孫枝尤振。生榮死哀。忠概日彰。私曰令家。公則國祥。既美既封。以安以藏。我銘公宮。嗣續永康。

母弟秉耀權厝銘

亡弟秉耀甫週歲。先君客遊於臺。貲盡不能歸。一家九人。咸仰母孺人及長姊鍼黹

以自給。一日再食。至不能舉。紓方九歲。向午自塾歸。母以四錢市餺飥。命食之。遣去不言全家之未舉火也。弟時盤旋地上。見爐中沸滾。問先大母曰。糜乎。兒饑也。大母泣。母孺人强笑呵之。而心愈悲。明年叔靜庵始得館。月歸三金。於是大父母及紓兄弟得不餒。又明年八月。先君自臺郵致二十金歸。月以為常。於是舉家乃盡得飽食。更十年。大父母及先君相繼逝。弟亦十餘歲矣。顧體羸善病。喜作畫。為大龍湫觀瀑圖。氣勢甚盛。嘗見紓任氣不合於時。心憂之。私謀於母曰。阿兄嗜讀書。家業未立。兒當遠客求資以竟其志。紓微有所聞。泣止之。不可。越戊寅。靜庵叔自臺北以書招之。弟益踴躍。紓再止之。而弟卒行。行二十五日。即以書來告母曰。兒無苦。母善自養。兒舊榻母勿移置。當時時坐卧之。如兒在家時也。紓得書。易其詞為母誦之。然靜夜持書。怔忡如有所失。亦不疑其有他故也。是年九月五日。果以疾卒於臺灣之滬尾。則年十九耳。紓即日奔其喪。至則叔亦病熱新愈。出遺研授紓曰。稚弟疾亟時。手强不能書。持此以授若也。嗚呼。紓不孝不友。竟以口腹累吾弟矣。自今以往。何以為吾母慰也。方弟没時。紓次子未生。越禮以長子嗣。逾年喪歸。厝於玉尺山之麓。爰為之銘曰。孝者之不昌其年也。生則何人知汝賢也。行將葬汝於先君之阡也。厝汝於是。冀以旦夕見吾前也。嗚呼天也。

鄭氏女墓誌銘

女雪。字伯雪。林紓畏廬長女也。嫁鄭氏。婿名禮琛。邑庠生。翁子遠。姑林氏。鄭故官後。女嫁時。翁姑已前卒。家於東城之龍峯坊。明徐興公紅雨樓故址也。余每視女雪。女雪送余至堂階上。色惘惘若將久別。余望見雪門宇。心忐忑輒不可遏。初亦未省其非祥也。迨女雪病時。當人曰。見余嗁泣。余始大恐。自是偃卧牀席不能起。二月女雪病少間。余遂來杭州。惴惴然恒日望其愈。越月家人以書抵高嘯桐。道雪死。嘯桐約余遊白堤。告余舟中。乃面南大哭不止。子婿禮琛省余杭州。告余將以庚子夏祔於鄭氏之阡。余念雪之孝。不能不誌其墓。雪天性惠孝聰穎。明達世事。年七八歲。隨祖母太宜人寢處。余夏夜撚紙沃膏灼蚊。火觸帷幔幾大熾。以手撲熄之。雪微聞知。潛啟關視余五指焦爛。泣以泥印塗余指。遲明。余入城。赴致用堂課。迨晚。雪戚戚遲余門外。不敢以焚指事語太宜人也。讀書絕慧。每過針黹。輒背誦杜甫北征昌黎南山詩。琅琅可聽。乙未太宜人項瘻大癰。膏夜淋漓。女雪凡五十餘夜。弗敢就枕。手調藥。其母劉孺人執燭隨其後。雪梗聲佯笑。附藥於指。摩患處絕輕。太宜人初不覺甚。卒時。雪暈絕至六七次。自爾更侍其母劉孺人疾。經兩月。如太宜人病時。一夜焚香告天。以刀劙臂和藥進。卒不效。劉孺人卒之明年。余仲子鈞又以瘵死。女雪愈悲。肺病

遂劇。猶陽健以慰余。嗚呼。雪之心苦矣。雪以丙申七月嫁。己亥三月十九日卒。年二十六歲。其相鄭氏之美。余莫詳也。第聞其伯姒哭之至哀。余婿為事略千餘言。將視余。余屏弗視。余方戒家人無言女雪事。余垂老更家難。不欲屢悲以戕其生。今志墓遲六閱月始脫稿。雪當知余之傷心矣。墓在某村某山。銘曰。

嗟夫雪死也吾哀。嫁也吾喜。女今有歸吾老矣。宅爾魂魄。永祔於鄭氏。

鈞壙銘

嗚呼。此蓮塘林紓殤子鈞墓也。紓五子。鈞次仲。紓亡室劉孺人娩而病肺。鈞生弗碩。五歲僅扶牀立。迨長。肝風內煽。發時僵如死人。年十三。從余讀書龍潭。夜寢支體伸縮。時以手近吾乳。意似依其母。紓愈憐之。喜馬第伯封禪儀記及漢書外戚傳。讀不已。丁酉二月劉孺人卒。鈞日惘惘。神氣若無所附麗。行步欹忽。倏止倏作。余譔劉孺人哀辭。令鈞莊書之。五日莫就。以手拊腕告紓曰。鈞心痛不可忍。不能竟書矣。方劉孺人未病時。紓應灘縣張韻舫太守聘。赴荔城。分校試卷。有某生懷百金過予。冀賫緣得首列。李愷庵方招余飲鈞龍臺。鈞出見。讓某生曰。吾自知人事迨此。未見家君受此金也。丈高。太守自得之。胡戚戚奔走如是。時郭懷臣孝廉與余同舍。聞鈞言大驚。轉以賀我。嗚呼。鈞竟以戊戌二月咯血死矣。年二十歲。紓屬客杭州。厝其棺未葬。

今且亂。始葬之于荔支林祖塋之側。銘曰。

鈞汝從死母而樂耶。吾其奈何。吾衰而丁亂離。鈞其奈何。人生勞勞。百年未多。夭者良安。吾其敢病天之苛。

告王薇庵文

維年月日林紓崇酒於觴。登肉於俎。謹頓首頓首告於吾友薇庵先生之靈曰。嗚呼。余之交竄猶有餘人可以及君者。余之哭君亦將少殺而不如是之悲也。余有所言。忌者譁其狂也。余有所鬱。伊而不平。謗者謂余戾於時而憤其不得名也。咽而不呻。則昏然如醒。於時必過君而嗚之。君語余起也。君語盡而余喜。以余之狂悖頑鈍。君數語輒能感之。則君之德量。余又能測其所至耶。嗚呼。士當貧賤坎壈之日。親戚之形神不接。知交見而奔避。於此有人扶之攜之。雖僧也屠也。吾猶侶之。而況躬孝友之行。負文章之名。篤我以德。接我以禮。感我以情者耶。憶戊寅之閒。君館余於家。君别出館於史氏。數日必歸。歸必把余之手而談。時雨盛屋穿。數易其座。滲隨及之。君與余方縱談世務。傾吐肝膈。怡然有得而各忘其貧。余自是益服君。且悅君之良於處家。歸告吾母。未嘗不交相歎息也。是年之秋。余愛弟秉耀客死臺灣。吾母慟哭幾絕。余神志瞀亂。不知所爲。明日君始得耗。至則持余而泣。不出一語。蓋自知非言辭之

功可以遺余之悲也。而余亦知君有無窮之言。至此必不能得其要領而足以止余悲也。嗚呼痛哉。余喪吾弟之七年。始哭林衡甫。今年再哭吾師朱韋如先生。不三月而又哭君。骨肉之痛。師友之戚。十年之中。已歷其四矣。方君呻吟於牀第之間。聞余足音。已自起立。既以慰余之憂。又數趣子背誦其近作。傲有所惬則啞然而笑。數笑而氣不續。而君不恤也。嗚呼君意。余知之矣。蓋日望余學業之進。而釋君望余無窮之憾也。世非骨肉之愛。有如是耶。且君有孤而不余託。君有隱衷而不余告。既死。乃得諸嫂氏述君之言曰。若勿怖余死。彼林某者。固能善處吾子也。嗚呼。余何人哉。乃辱吾友見信至此耶。夫君子我徒。君即不言。余敢漠視乃君不屬之余而屬之夫人。屬夫人甚於屬余矣。君子十六。余子十二。次亦九歲。明日當令此三人相視若弟兄。君子而才。惟君之德。君子不才。惟余之罪。余求不負初心而已。成敗非余所能料也。嗚呼哀哉。余哭而君不聞。余號而君不應。然余固願君不聞不應。得以自安其靈。不然。恐將因余之哭與號而增其悲懷也。尚享。

祭陳氏姊文

維年月日。同產弟紓及從弟秉華。謹以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告於陳氏大姊之靈曰。嗚呼。母最念姊。姊目逆瞑。短髮顛鬈。猶造爾靈。在昔喪弟。母咽弗呻。今復哭姊

我心如醒。人哭所親。必遂其情。我防母聞。無敢縱聲。爾階爾堂。爾櫛爾巾。乍過未思。若有其人。思之忽號。萬刺叢生。嗚呼哀哉。我蒙而窶。姊次適長。以力佐母。二鐘所仗。我餒而啼。姊泣莫佩。我晨趨塾。姊送之門。沐櫛我髮。蔽綴我襦。惟姊是依。事姊猶尊。姊嫁卅年。五喪在癵。今亦喪姊。魂裂魄震。死果泯泯。吾亦何念。瀕危呼我。載相我面。冥冥萬年。慘慘一見。嗚呼哀哉。總帷振風。秋鐙欲燼。生遂死安。於姊何弔。顧瞻我母。日惟哀悼。相母勿悲。惟姊之孝。尚饗。

告周辛仲先生文

維光緒癸巳年二月五日。孝景先生周君既卒之二十一日。同社林某及某某。謹以時羞之饌。薦且泣而告之曰。嗚呼。遠吾而念吾。吾知君之思也。近吾而不吾訣。吾知君之悲而不質言也。君且死。不忍訣君朋友以其言。以言之將以滋朋友之悲也。嗚呼。吾諸人甯不知君之心。又甯能喻君之不忍。因是而不悲耶。憶光緒戊寅。吾始交君。甲申海上變起。主兵者諱敗而入告。君怒約余下狀陳愬。遮太保文襄公於馬前。退而顧余曰。不勝。赴詔獄死耳。時主兵者勢盛。同輩咋舌。君目光如炬。縱談敗狀。未嘗有所顧忌。余偉君忠義。謂異日必且死大節。洎庚寅。君果搆難於彰化城。二月至京師。與余述入賊諭降。累死不屈事。甚悉。吾謂君之功且得獎。乃見搆羣小。閒關道

路。性命之不保。其間不可容髮。嗚呼。邪說之害公。攙諂之蔽明。甯自今日始耶。知道之可以自勝。知禍至不可以常理格。雖阨於小人無憾耳。吾獨怪乎太先生之盛德君之慈惠。已有四男。撫棺而慟者曾無一焉。方庚寅報罷。與余同歸。長公子已前病吾與高君嘯桐造視公子。君置藥銚其前曰。昨兒病。吾周夕未睡耳。公子殤。吾復與嘯桐挾君過李次玉家。童子數人。造余膝而語。吾察君不言。意甚索然。假他事麾去之。私計太先生之盛德。君之慈惠。必更當有子。而不意君卒以從子嗣也。嗚呼傷哉吾始哭君於寢。退執孝子之手。觀其容。木然若追其所亡。蹙然若無所自容。嗷然而號。聲引而若嘶。心識其能哀矣。自今以往。君之門戶。其有託矣。獨君之朋友。聚則輒悲。語君之不偶則尤悲。明日得君之遺草而治之。循其聲。懷其人。恐其所以悲君者無窮期也。尚享。

祭宗室壽伯茀太史文

維光緒庚子閏八月某日。吾友伯茀先生暨其弟仲茀殉節京師。從死友林紓率門生陳布彭以斗酒隻雞。為位哭先生於孤山林社中。並為文以祭之曰。肇造區夏。維我 太祖。積祉發祥。螽斯之羽。天潢十葉。及侍郎恭節趙廉貞。邇漢李杜。紓及公門歲在壬午。計偕禮公。梅花列廡。退而公子。期君純仁。罕言昌辭。秉心忠肫。厲節為秋

胸人如春一語見契遂誓生死柴車均憑同載過市四月邑明蒲芽被水寫橋虹低矗天百齒萬柳界隄我思君儉炙羊海漚就屠乞紙酒爲新詞據案互視六年三樓吾師已矣慟哭堊廬弔君兄弟哀以義深終食累歎君抱遺書將我校理我懷亡師乃圖墓祀弔車十七自南泡始塘水晴碧藂花礙屐墳草初宿愴喟成禮吾羽七鍛見君鍛毒戊戌之春君登翰林我聞君捷如酹夙心同舍高生聯軫相尋圖蔣示意花開秋深鵲尾之雲忽湊東海腥流闕里孔林見駭公車待詔萬士譁怪上書趣楗詣臺若馬余及高生槐陰閒房高生具草其詞洋洋首請罪己屯兵儲糧先求內治再圖外擲書成視君君自毀藁署名吾後呼車上道臺門靜深壞堂生草老隸垢面猶怪如豫南風起塵黃薇寫臭鞠躬侯門吹墟盈抱大夫視狀腑焦腸爍斥還所司詞語顛倒吾欲抗辯君不謂然百年積猥薇忠塞賢激水非清善刀則全長安春陰柳棉僊僊迴車斂別送辭幽燕天佑 聖清相我 皇帝 聖怒如霆排幽攬鬍雄圖遏遠莫敢狂猘君官太史召對南齋持節海東將窮歐西甘露變生內訌訓注讒聲結雷忠血吹雨天下鉤黨儒冠兜懼覆巢破卵禍且及女撲面北風日夕待赴兩牋告存備見情愫洪流獨捍弗失故步養癰三年盜竊京畿桃邊市怨授敵以資胡星墜燕喋血伏尸猾飈犯闕鬼雨飛衢獄急黿錯譖行袁綿不面君顏隱悉君悲雖

時榮宗。鬼道明月。羣妄誣天。公道夷沒。十六宅門。胥斧齒鉞。慘慘蛇雲。名節再蹶。金闕烟塵。 車駕播越。君念原廟。詎忍獨活。印抄驟傳。果君殉節。驚咽欲喑。駭踵成覺。冀君未死。幻想遼闊。念君既死。腸胃傾軋。君不可死。死曰棟析。君即不死。詎曰非哲。嗚呼哀哉。燕雲飛飛。下爲君廬。梧桐兩三。間以棕櫚。巷水成湫。當門礙車。我常造君。黃粱新蔬。間出饘糜。佐我朝餔。藤花將穠。苞蘤弗濡。被酒論事。國昔爲虞。出話非祥。乃終踐然。嗚呼哀哉。排門悲風。落葉紛紜。弟兄叢哭。憂心如醺。閉戶調藥。旁非朱雲。弟殉妹從。天地愁昏。一門五忠。就圜成墳。嗚呼哀哉。君子殉國。朋友何愴。憫君弱息。甫離襁褓。天佑忠孝。必翼以長。吾哀眶眶。未敢慨慷。祭君林社。孫山之上。忠魄相覺。必見靈瘢。柳焦欲髡。湖渴成蔆。萬痞積胸。百哭歐啄。至哀莫罄。伏惟尚饗。

祭故太常袁爽秋先生文

維光緒辛丑月日。 誥封資政大夫原任太常寺卿桐廬袁公忠櫬歸自都門。後學林紓合生徒二十人。以清酌時羞之饌。昭告於公之靈曰。嗚呼。雲火孕劫。滛雨萬軸。怖刀入穢。前僵後伏。祆黨鬱猛。吐霓翳日。狂山擗胸。撔天如漆。脩龍口爍。苞輝莫出。萬怹羅首。饞吻翕闢。鵂類集族。凶力齊一。百聾一昭。幽主明客。我公悽憚。知事弗臧。智局既痿。衎衎對揚。天聽垂移。狡衆復昌。肆其醜圖。窟此逋藪。責望舞筆。逍外麻內。

錦股帕首。繞闕嘷吠。豚斮鍛輔。膏節流離。少康遂夭。澆殘帷之。嚴符切勅。養癰弗治。劍龍夜吼。堂升蛇龜。鳳凰闒戟。翻為賊魔。公愈離龍。夜白其髭。三疏異議。婞直厥詞。謂此凶囊。實託樞近。妖夫是賊。皇綱斯紊。桃鹵非策。蓄盜難訓。勿務檻塞。乃釋邊寇。蜂蠆斧蝎。翳天大噎。謂公懷譏。叫呶狂奔。劾繫僈辱。亂阱不門。獄獄尚書。力排天閽。侃侃侍郎。戴懷國恩。大忤權相。趣赴詔獄。三忠同極。獄火縮綠。素秋勁風。市塵雲昏。宣 詔諭決。家衆奔號。談笑出獄。神儀弗撓。珠璧蔭映。柴車宮袍。公之死忠。 天顏不怡。既盡羅錯。旋僇袁繇。雷霆乍過。雨露遂沐。隆寒甫弛。炎景載燠。寃酷大伸。海內咸服。嗚呼哀哉。公靈有知。必念關中。燕羽空城。清渭日東。春老行殿。花淒故宮。九譯呷嗢。貴言無寵。公為鬼雄。必相 聖躬。遏絕敵氛。勿迫臨潼。嗚呼哀哉。賓忠履義。至公而極。時屯內難。我思輒泣。匪惟泣公。亦以憾賊。彼人鄙我。目我影國。公不我留。我國誰翼。公不我趣。我懷誰直。積淚腐臆。嘶極而息。嗚呼哀哉。公念吾 皇。天下念公。款款顆宦。柎琴吹簫。肉梅為樂。其樂融融。嗚呼哀哉。公靈有知。必念關中。尚饗。

王楨臣先生哀辭

嗚呼。我楨臣王先生以宦死大甯矣。先生以今歲之春發京師。比余至京師。先生已去。道里遼遠。經月不得一書。越四月余歸而先生之赴至矣。嗚呼。善人之不佑於天。

其信然耶。或天惡薄俗。乃戕為善之人以益為不善者之疾耶。果爾。天又何樂以粹學純行畀我先生。乃既畀之而復頓折夌挫之以為快耶。若夫為不善者之死。亦云積矣。羣以為可死。則亦莫過而數焉。而獨於先生之死。怵目惕心。太息怨憤。則亦可以觀人心矣。吾聞大甯治萬山之中。胥隸數人。雜耕作以赴公事。縣庭積草經尺。堂宇荒墟。大風霾壩。狼時入焉。食無肉。出無輿也。先生素患肉疾。到官以勞自矢。傭一僮及一門生。不以妻子自隨。吾度其病革。必甚念其妻若子也。妻子不可得見。又必甚念其平日所暱之朋友。念朋友則必及余。夫道途萬里。一棺未歸。而朋友莫盡其職。則不肖如余者。其何念焉。然余弗利公之死。私引以為悲者。旁人亦烏從而知之。先生平時處我不以恆人。有過則不擇地而怒且詈。及聞余善也。未嘗有從詞。察其色。若甚豫焉。則知余之獲當於先生也。余制行詭僻。積怒權貴。避黨弗趨。宿憾次骨。此皆先生生時所斥為狂佻者也。嗚呼。明哲保身。先生常以為言。第余無先生之粹學純行。而成其為狂佻。先生復中道棄我而去。卒不得踵先生之粹學純行。是則先生之死。猶有憾焉。余今者杜門江滸。讀書種樹。蠟除時名。將以終踐先生之言。先生其許我乎。生前事實。將別具為傳。因先製斯詞以舒吾哀云。

望汾流之浩澌兮。樓精靈於何鄉。等古人之羇旅兮。有狄道與龍場。魂炁炁而弗怡

兮靡天屬之在旁殊年命之弗長兮乃五角而六張秋蘭萎兮遺芳神劍折兮收鋩
招魂兮大荒繫馬兮晉陽歸來歸來兮馨椒漿

李佛容員外哀辭

佛容友余以癸未別余以甲午今年乙未六月余哭佛容矣前後十三年中月集於佛容之辛夷樓恆四五佛容醝業既敗乃肆力於填詞旋以治生為憂復舍填詞而圖宦又不成則去而之江南客南皮尚書幕中周歷世事久乃於朋友益篤每與余書恆言至江南窮閉一室日治官書不更求交雖選交於足下亦未有以相過也余方以為佛容中歲識道理明去取之分行可以為官為官必且以勤顯初不意其竟摧挫以死也佛容有母在江右相望一水不能即之為訣夫人及其子女數人痛佛容之死瀕於絕粒者數矣身後僅有書數千卷藏其友高嘯桐家又書畫千餘軸皮之別業佛容所有止於是矣而母之所以養與儲偫以待其妻若子者佛容至死不知所為謀也向使佛容勿以官自戲據其先世遺書讀之終身法當不至於窮餓矧有子甚才中乙科苟知止當有殊樂奈何輕去鄉土而就死於江南也吾聞江南積官倍於他省佛容雖以才進必無加於闒茸諂佞者獨得美仕吾故知佛容雖居幕中其心實未嘗以江南為樂也均之為樂則輕去其家為失矣佛容生有至行嘗刲

股以療其親今太夫人就養江右。即未聞變必且心動。吾聞畬曾太守公退。至不敢獨面太夫人。豈迹兆已見。患致詰耶。抑愉不藏悲。防其有觸即發耶。嗚呼。人子之死。至使家人不忍聞其親。平日內行。當有不足信耶。此其至可哀者耳。爰爲辭曰。

嗚呼斯人之數奇。夫非李氏之徽耶。果豐建而嗇輔。其先胡雄以貲耶。父路而子振瘠家而腴書。甯云衰耶。重獲於天而終瀕於危耶。孝者之慳其年。將使閭望者益無窮之思耶。鍾山蒼蒼。明秋暉耶。吳柳被江。搖風漪耶。吾將禮魂於彼山之巔。彼水之湄耶。嗚呼。斯人不亡。余奚悲耶。

亡室劉孺人哀辭

孺人劉氏名瓊姿。余字之曰孟質。歸余二十九年。光緒丁酉二月四日巳時卒。年四十有六歲。嗚呼。余與孺人齊年。自十九迄於念八歲十稔中。余危病一。常病十數得至今存者。微孺人力。余久即於墟墓矣。尚及殯汝。且續續而哭耶。余初家橫山。小屋三楹。前居母妹及弟。余處中。最後奉我大母陳太宜人。余病時。積夕亡睡。孺人方孕女雪。羸茶若不能自勝其軀。余憐之。病中至無敢微呻。偶呻。孺人輒問。預置茗具爇火以進。殘月向盡。雁聲自遠而近。余戲孺人鬼嘯乎。去爾無多日矣。孺人悽然莫應。更七日。余幸能步。孺人夜四鼓即起。作糜食余。久之。余乃應時而飢。孺人已秉燭舉

桉候牀下。不差晷刻。余病起益困。親故不相過問。遂恣肆為詩歌。鄉人益目為狂生。不敢近。時余弟新喪。母太宜人悲戚萬狀。孺人患余貧薄莫養。私請於外舅修梅先生。助余膏伙。竟舉業。明年得館。又明年補弟子員。壬午領鄉薦。遂由橫山遷瓊河。再遷蒼霞洲上。春秋佳日。風和景明。余妹率其諸甥來覲吾母。家人大集。孺人自製豆粥過餉之。夜靜人散。篝火在壁。太宜人未寢。余與孺人及女雪侍坐。余舉村市瑣語。及鄉里近事。以悅太宜人。孺人輒以為妄。余私顧孺人善識之。過此不更有是樂矣。嗚呼。尋常一語。遂定今日之讖耶。吾母病時。孺人已數數而喘。余夜起禱越王山。值雨。孺人滅燭坐候。豫以水漬戶樞。令勿憂以驚太宜人。乃私啟納予。去溼衣。進粥。步履蹩躠。太宜人卧複室。不能聞也。太宜人自病及喪。凡百餘日。孺人均不甚睡。丙申嫁女雲。其冬葬太宜人。孺人因而大困。飲食至不能一合。丁酉正月移新居。孺人病革。女雪露香告天。以刀劙臂。和藥以進。越三日。孺人卒。至死不聞女雪之事也。孺人未死之二日。余友鄭生仲良以西人映相法留其影。卒日影成。仲子如鈞捧而大號。女雪及余冢媳陳氏見之皆暈。迨入殮。陳與雪互暈至七八次。既殮。棄所遺衣。均縷裂見絮。數襲皆然。生平未嘗衣帛衣。享年[illegible]。夏月食瓜。見子婦至。立授之。辭則怒發。性直毅。論事每與余左。往往至失歡。嗚呼。早知及此。恨其不讓吾孺人也。余年且五

十。遺落世事。將杜門讀書。資孺人以待老。乃孺人竟不終事余。天也。因為辭以哀之。

曰

我匪亂嗇。斷衣食兮。子適弗御。死婦職兮。念子舊恩。殫子力兮。幽懷感思。無終極兮。

嗟哉嗟哉。吾孟質兮。